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学素质教育阅读丛书

美在天地间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美在天地间

祖国山川颂

黄药眠

我爱祖国，也爱祖国的大自然的风景。

我不仅爱祖国的山河大地，就是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砖一瓦，我也感到亲切，感到值得我留恋和爱抚。

且不要去说什么俄罗斯的森林，英吉利的海，芬兰的湖泊，印度尼西亚的岛了。咱们中国自有壮丽伟大的自然图景。

我们有头顶千年积雪的珠穆朗玛峰，有莽苍的黄土高原，有草树蒙密的西双版纳，有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有一泻千里的黄河，有浩浩荡荡的扬子江，有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有海南岛的椰林碧海，有西北诸省的广阔无垠的青青的牧场，还有说不尽的江湖沼泽……祖国的大地山河哟！哪一个地方不经过劳动者双手的经营，哪一个地方没有流过劳动者的汗，淌过战士们的血？

我爱我们祖国的土地！狂风曾来扫荡过它，冰雹曾来打击过它，霜雪曾来封锁过它，大火曾来烧灼过它，大雨曾来冲刷过它，异族奴隶主的铁骑曾来践踏过它，帝国主义的炮弹曾来轰击过它。不过，尽管受了这些磨难，它还是默默地存在着。一到了春天，它又苏醒过来，满怀信心地表现出盎然的生意和万卉争荣的景色。

这是祖国大地对劳动者的回答，光秃秃的群山穿起了墨绿色的长袍，冈峦变成了翠绿的堆垛，沟谷变成了辽阔的田园，长满了葱绿的禾苗，沼泽变成明镜般的湖泊，层峦叠嶂表示低头臣服，易怒的江河也表示愿供奔走……

祖国的山对我们总是有情的。我们对它们每唱一首歌，它们都总是作出同样响亮而又热情的回响。

我爱祖国的劳动人民，是他们开辟荒野，种出粮食，挑来河水或井水把我哺育长大。

我怀念我的母亲。她用她的乳汁喂养我，她用大巴掌抚摩我的头。直到今天，我的身上还能感到她怀里的体温。

我爱祖国的文化。有时我朗读中国诗歌中的名句，体会到其中最细微的感情，捉摸到其中耐人寻味的思想，想象到其中优美的图景，感触到其中铿锵的节奏、婉转悠扬的韵律，领略到其中言外的神韵。当我读到得意的时候，就不觉反复吟哦，悠然神往。当它触动到我心灵的襞（bì）褶的深处时，我就不觉流下了眼泪。

我爱祖国的语言。它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同我的生活血肉相连，同我的心尖一起跳跃。

从最简单的一句话中，我可以联想到一长串的人物的画廊，联想到一系列的山川、树林、村舍、田野、池塘、湖泊。

我曾经远离祖国几年。那些日子，我对祖国真的说不出有多么的怀念。这怀念是痛苦又是幸福。痛苦，是远离了祖国的同志、祖国的山川风物；幸福，是有这样伟大的祖国供我怀念。

祖国的大自然经常改变它的装束。春天，它穿起了万紫千红的艳装；夏天，它披着青葱轻俏的夏衣；秋天，它穿着金红色的庄严的礼服；冬天，它换上了朴素的雪白长袍。

大自然的季节的变换，促使着新生事物的成长。

这是春天的消息：你瞧！树枝上已微微露出了一些青色，窗子外面开始听得见唧唧的虫鸣了。我知道新的一代的昆虫，正在以我所熟悉的语言庆祝它们新生的快乐。

春天，乘着温湿的微风探首窗前问讯我的健康情况了。“谢谢你，可爱的春天”，我说。

碧油油的春草是多么柔软、茂盛和充满着生机啊！它青青的草色，一直绵延到春天的足迹所能达到的辽远的天涯……

因此，草比花更能引起人们的许多联想和遐思。

繁盛的花木掩着古墓荒坟，绿色的苍苔披覆着残砖废瓦。人世有变迁，而春天则永远在循环不已。

夏天的清晨，农村姑娘赤着脚，踩着草上的晶莹的露珠，走到银色的小溪里满满地汲了一桶水。云雀在天空歌唱，霞光照着她的鲜红的双颊。

这是多么纯朴的劳动者的美啊！

半夜夏凉，我已睡着了。

忽然听见月亮来叩我的窗子，并悄悄地告诉我，你的儿子正在山村的树林里拉手风琴，同农村孩子们一起开儿童节的晚会呢……

秋天，到处是金红的果子，翠锦斑斓的黄叶。但它也使人微微感到，一些树木因生育过多而露出来的倦意。

清秋之夜，天上的羽云像轻纱似的，给微风徐徐地曳过天河，天河中无数微粒似的星光一明一灭。

人间的眼前近景，使人忘记了天宇的寥廓啊！

在冰峰雪岭下不也能开出雪莲来么？你看它比荡漾在涟漪的春水上面的睡莲如何？

在花树构成的宫殿里，群蜂在那里发出嗡嗡的声音。我想这是劳动者之歌哟！

暗夜将尽，每一棵树都踮起脚来遥望着东方，企盼着晨曦。果然不久，红光满面的太阳出来了，它愉快地抱吻着每一个树梢，发出金色的笑。

黄昏蹒跚在苍茫的原野里。最后看见他好像醉汉似地颓然倒下，消失在黑夜里了。明早起来一看，他早已无影无踪，只看见万丈红霞捧出了初升的太阳。

有人感到秋虫的鸣响送来了暮色的苍凉，有人感到黄鹂的歌唱增添了春天的快乐。

对自然界的景色和音响，人们往往因所处的地位和境遇不同而有不同的反应。

你也许曾经在花下看见细碎的日影弄姿，你也许曾经在林荫道旁看见图案般的玲珑树影，不过，你最好到森林深处去看朝阳射进来时的光之万箭的奇景。

生平到过不少有名的风景区，但在我的脑子里的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家乡门前的小溪。春天，春水涨满，桥的两孔像是一对微笑的眼睛。细雨如烟，桥上不时有人打着雨伞走过。对岸的红棉树开花了，燕子在雨中飞来飞去，还有一阵一阵的风，吹来了断续的残笛……

我曾躺在扬子江边的大堤上静听江涛拍岸的声音。我想起了赤壁之战、采石矶之战，想起了长发军攻下岳州时的壮烈场面，想起了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的汀泗桥之役。折戟沉沙，这些人物都成为过去，只有林立江边的巨人

似的工厂烟囱表明了我们这个新的时代。

面对着巨流滚滚的扬子江，我想起了它的发展的历程。

最先它不过是雪山冰岩下面滴沥的小泉，逐渐才变成苍苔滑石间的细流，然后是深谷里跳跃着喜悦的白色浪花的溪涧。以后它又逐渐发展，一时它是澄澈的清溪萦回在牛群牧草之间，一时它又是沸腾咆哮、素气云浮的瀑布，一时它是波平如镜、静静地映着蓝天白云的湖泊，一时它又是飞流急湍、奔腾在崇山狭谷之间的险滩。不知经历了多少曲折和起伏，最后它才容纳了许多清的和浊的支流而形成了茫若无涯的、浩浩荡荡的大江。

每逢假日，我也常约伴去登山。

我们不相信那山巅的云雾缭绕中有什么“神仙”，也不相信那白云深处有什么“高士”。

我们去爬山，是为了休息脑筋，增强体质，丰富知识，同时也是为了锻炼革命的意志。

当我们花了很大的气力爬上第一个山头，回头看看我们所经过的曲折盘旋的小径，看看在我们脚下飞翔的鹰隼，就不觉要高呼长啸。

爬过几个山头以后，又看见前面还有更高的山俯视着我们。好容易爬上最后的顶峰，看看周围，看看耸峙的峭壁，突兀的危崖，嵯峨的怪石，挺立的苍松。在我们脚下是苍茫的云海，云海的间隙中，可以看到乡村，看到通往天边的道路……

这真是一种好的运动，好的锻炼，登山远望真令人心旷神怡，好像胸中能装得下山川湖泊。

我们曾在大海的近旁度假。

碧绿的海水吐着白茫茫一片浪花，蔚蓝的天空像半透明的碧玉般的圆盖覆在上面，海鸥翱翔在晴天和大海之间。太阳就睡在我们的脚下。

辽阔的晴空，清新的空气，荡涤了我们多少工作的疲劳啊！

这是湖边休养所里的夏夜。

凉风轻轻地触动着帷幔，我怀抱着微白的清宵梦入到渺茫的烟水之中。湖上的白莲花冉冉起来，变成穿着轻纱的姑娘在荷叶上跳着芭蕾舞。

我没有到过龙门壶口，没有看到过雁荡龙湫(qi)，但也看过黄果树的瀑布和许多偏僻地方的大瀑布。

远离瀑布还有好几里，就先听到丘壑雷鸣，先看到雾气从林中升起。走前去一看，只见一股洪流直冲而下，在日光映射下，像是悬空的彩练，珠花迸发，有如巨龙吐沫；水冲到潭里，激起了沸腾的浪花，晶莹的水泡。大大小小的水珠，随风飘荡，上下浮游，如烟如雾，如雨如尘，湿人衣袖。上有危崖如欲倾坠，下有深潭不可逼视。轰隆的巨响，震耳欲聋，同游旅伴虽想交谈几句，也好像失去了声音。

看了瀑布使人感到有一股雄壮宏伟的气势，奔腾冲激的力量，云蒸霞蔚的氛围，它虽然没有具体说出什么，但它的冲劲的确使人振奋。

我并不怎么喜欢盆栽的什么名花；我倒是更喜欢在广阔的草原上，看见淡淡的微风平匀地吹拂着无边无际的含露的野花。

盆景把宏伟的山川变为庭院里的小摆设。有人赞赏这些东西，认为这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来安排山川。但在我看来，这些“理想”多少带有消闲的情趣。它怎能代替我们登上高山俯视云海，振衣千仞岗的感受呢！

小溪流唱着愉快的歌流走了，它将冲击着一切涯岸流向大海。静静的群

山，则仍留在原来的地方，目送那盈盈的水波远去。

流水一去是决不回来了，但有时也会化作一两片羽云了望故乡。

黄河流凌交响诗

乐 拓

早就听说，塞上的黄河流凌是一大奇观，今春亲眼睹见之后，方才真正领略到了它磅礴的气势。它是一幅壮美的风情画；是大自然在大河上导演的一幕活剧；是解冻的黄河用解冻的冰块，在猛烈地冲撞中演奏的一曲流凌交响乐章。

啊！多么雄伟的黄河，多么雄伟的黄河流凌哟！

我去黄河时，黄河还没有解冻，滔滔的河水还屈尊于一片冰川底下。我踩着河上的冰往前走，一直走到洪水时期汹涌澎湃的中流上。这里冷风飕飕，冰雪连天，寒气逼人，如果没有新竣工的黄河大桥和河岸上修木船的船工陪衬，我真疑心，是不是走进了北极圈里？

节令已是暮春，此时的江南早已苍苍翠翠、花团锦簇，恐怕连单薄的春衫也穿不住了吧？而我们塞上，塞上的黄河，却依然被重冰封锁，我真想伏身叩问黄河：还要几度春风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几多春汛才能把你冰封的大门启开？

黄河沉默着，垂首不语。

一对天鹅，伸着长颈，像帆一样，低低地贴近河面飞了过去。一群鸿雁，排着队，像征远归来的士兵，显得疲劳不堪，却依旧秩序井然地从空掠过。它们边飞边叫，如同在向大河呼唤：“咕嘎，咕嘎！——喝呀，喝呀！”

满河都是冰凌，到哪里去寻水呢？

岸上有人喊我：“喂！快回来吧，冰酥了！不能往里走了！”

我不理会，继续朝前走。我记得没有桥时，汽车都是“踏冰过河”，我一个空手人，还能把冰踩塌？那人急了，忙不迭地把几句爬山歌撂过来。

七九河开——河不开，
八九雁来——雁不来。
春分一过黄河烂，
白鹅一叫黄河开。

应着歌声，我走回岸上，只见唤我的是一位鬓须雪白、脸膛紫红的老船工。他不停地抡斧修船，对我说：“春分往后的冰，就和秋分往后的树叶一样，败了，不顶事了。常言说‘河开一时’雁和白鹅都飞回来了，说不定立马就会流凌。”

他仰起头，抖着白须自语地说：“我得赶紧把船修好，等河一开，好去打几个河鱼下酒哩。”

“砰砰”的抡斧声，震颤着河谷，冰河上下，越发地显得空空荡荡，没有遮拦。

正午时候，我突然觉着背上皮衣里热烘烘的，腿上的棉裤也格外沉重。东风阵阵，从河下往上吹，轻悠悠的，连空气也变得柔和、温馥。沿堤而上，见河边港叉的冰凌全都炸开了，形成一个美丽的、线条规则的几何图形。

白鹅，是内蒙西部区农民对天鹅的俗称。

点点水珠从炸开的冰缝中渗出，滚在冰上，犹如露珠儿滚动在荷叶上。

“河开一时”的俗话，兴许今日真要应验了。

我顺堤走近大桥头，登上一座土坡。举目展视，见黄河好似一条洁白的哈达，飘飘洒洒，一直飘入天地相接的大漠里。稍近处，有一架冰山横卧在大河当央。冰青如黛，水烟袅袅，仿佛是烟雾中的一片琼楼玉阁。冰山脚下，有一池水亮子，飞过去的天鹅、大雁、无数的水鸭子，一古脑拥挤在水亮子里饮水、滑行、游弋。人常说水亮子是黄河的眼，如今“眼睛”睁开，大河总该翻身“起床”了吧？

阳光闪闪，冰河上反映出串串光环。似乎有幢幢人马，影影绰绰地在雾蒙蒙的冰山上晃动。突然，不知谁吐了一口热气，水亮子迅速地变大、拉长，不停地往下游冲来。此时，天地相接的大漠深处，隆隆地扬起一阵鼓，响起一阵雷，冰河庄严宣布：开冻了！

起初，那水亮子变成了一条细流涓涓的小河。冰块随水飘动，有的冰被压进水里，有的冰被叠堆在两厢。这使人会想起原野上耕出的第一道犁沟。那叠堆的冰块并非全都是白色。有浅黄，有绛紫，有深蓝，有翠绿，有墨黑，有水红。真是琳琅满目，晶莹剔透。河水在奔流，冰块在堆高。有的被挤下水，有的又从水中冲起来。似乎它们不是“冷若冰霜”的无情之物，它们是欢快的，有生命的。它们好像在欢庆冰河的解冻，浮游着，冲撞着，为春日的新生而狂欢。记得电视上有过一组纪录海豚的镜头：南太平洋，无数的海豚在追逐，嬉戏，搏游海浪，在水中沉浮，做出各种优美动人的姿态。——这翻动的、开河的冰块，不是和嬉戏的海豚一个样吗？

冰川上的犁沟在扩大，叠堆的冰块拥挤着，构成一条冰块“夹道”。

“咕冬——咕冬”。冰块被挤进水里，又从下往上撞击，声浪沉浊，宛如一曲原始的定音鼓：“嘎巴——嘎巴”，是巨大的冰川在炸裂，像乐队里猛然击响的铜钹：“光当——光当”，是体大如牛的冰块在翻身：“轰隆——轰隆”，是两块实力相当的冰砣在斗架。那声音像热烈的小军鼓，像嘹亮的小铜号，有时低沉暗哑，使人好像听到了一阵低沉的木管，哀怨的大提琴……它们一会儿单音演奏，一会儿混声交响，跌宕起伏，错落有致。这分明是一支实力雄厚的交响乐队，在演奏着绵绵不绝的交响乐章！

莫非这已是全曲的高潮？不，涌流的冰凌告诉我，这不过是流凌的先遣队，是一小股攻势凌厉的侦察兵，是全乐章的序曲。序曲之后，冰封的大河才一节连着一节地解开，全曲的主题才得以渐次展现。

看吧！那条犁开的“夹道”里，冲过来多少冰呀！它们争先恐后，挤挤扛扛，蜂拥着朝前迅跑。天鹅、水鸭、鸿雁，有的翻飞追逐，有的调皮地伏在冰块上，“嘎嘎”乱叫。

冲过来了！最先冲过来的，是一股彻骨冰冷的凉气……

冲过来了！凉气之后，溅起了一沫冰碴水花……

第一批冲过来的冰，撞击冰层，搞得粉身碎骨，跌进了乌黑的河水里。紧接着第二批冰块又补充上去。反复中，冰川才被打开。这使我很容易地联想到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他们不就是这样吗，为了拼杀出一条新路，不惜自己流血牺牲。

经受过漫长严冬的封锁，饱尝过风霜雨雪的袭击，河上的冰川变得异常顽强，轻易不肯闪开一道缝隙。然而毕竟是春天来了，又有那么多“先驱者”的冲杀，狭长的“夹道”在加宽、伸长，终于在中流上凿通了一道河。叠堆

在两厢的冰块，有的被冲流到下游，开拓新的河道去了，有的被层层堆起来，形成“冰插”。“唿隆隆”，一股急流呼啸而至，把“冰插”推放到河岸的沙滩上。巨大的冰块，横横竖竖，躺满一地，活像是一群鲸鱼，冲上海滩，进行集体自杀。

这正是塞上黄河流凌时的独特之处。松花江、乌苏里江，以及我国北方的许多江河，年年春天都有流凌。但它们的流速迟缓，解冻的冰块只能是缓缓而下。唯独黄河，它激荡、猛烈、湍急，开河的冰也就分外有力，流凌的气势便更加壮观。

我的前头，蹲着两位农民，正在趣味横生地观看流凌。他们吸着烟，指着被河浪冲到岸上的冰块，点头评论。

一个说：“推到岸上这点冰，算不得什么，有一年黄河武开，把一块比房子大的冰推上了岸，当年三伏天，那块冰还没有消完。”

另一个接着说：“能推上岸就好。单怕是冰块插满河槽，顺着河堤生硬往下挤；有一年，一场流凌，把河堤往后挤退了三尺！”

第一个农民听罢，并不觉得他在夸张，反而凑趣说道：“挤退几尺河堤怕甚？全怕是把堤岸挤崩了口。冰河一出岸，连淹带砸，没救！能逼得黄河改流更道……”

这些近乎神话的奇谈，叫我惊讶。再看看横卧在岸边沙滩上自杀的“鲸鱼”，真叫人惊恐不安。黄河，母亲般的大河，平时你温存善良，浇灌着良田沃野，哺育着中华儿女。可是你又暴躁、易怒，力大无穷，任何障碍也不可能阻挡你的前进。

先遣的冰在不停地朝前冲锋，大桥上游的冰河全被凿通了。一场叹为观止的流凌图画，兴许到此就要曲终意尽。我长吁一口气；不料就在我吁气的时候，一架冰山，山崩地裂般地涌涌而下！

原来，隐约在上游的那座冰山，脱岸了。

那冰山中间隆起，两端与岸口平齐，像一位老态龙钟的老人，行动起来大地颤抖，冷气逼人。蹲在我前头聊天的那两位农民，看见它，连忙丢掉烟蒂，肃然起身往后退走。我也跟着他们，爬向坡顶高处。

据说，浮动的冰，就和知识渊博的人一样，含而不露。它们要把百分之七十的体积，潜伏在水下。果真如此的话，这块脱岸而来的冰，该是个多么巨大的庞然大物哟！英国电影《冰海沉船》，写的就是皇家巨轮“泰坦尼亚”号在北大西洋触冰山下沉的故事，那是一场举世罕见、骇人听闻的悲剧，有两千多人丧生！眼下的这座冰山，威风凛凛直逼大桥，会惹出乱子来吗？

冰山巍巍，傲慢地顺河滑行；大桥高高，桥上车辆往返如梭。有人行至桥中，故意停下，倚栏眺望。过去黄河上没有桥，每到开河流凌时节，岸口的浮桥拆除，轮渡停摆，两岸交通猝然断绝！人们面对黄河，只能发出“隔河千里”的哀叹！那时有谁敢设想，能站在流凌的河面上，观赏流凌的景色呢？

冰山渐渐地靠近桥体，它似乎非常小心地，临近桥体时还略微把脚步放慢。紧接着便是“轰隆”一声巨响，冰山如狼似虎地对着桥墩扑去！体长八百一十公尺的大桥，也微微随之抖动了一下，不过，立即又平静下来。

按开河前的气候，冰河解冻分文开、武开两种。文开文静，节节顺流而下。武开猛烈，冰川横流，甚至硬逼着黄河改道。

冰山太庞大了，无法通过桥孔；桥墩太坚固了，冰山不可能将它动摇。两下相持，就在相持中，桥上游的河水涨高，甚至旋转倒流！冰山接连好几次地去冲撞桥墩，发出一阵阵粗锯子锯木头的鼓噪声，“吱吱——啦啦”，“吱吱——啦啦”！正像是乐曲中平行的七和弦，发出一串串极不协调的音阶，听了叫人烦躁，意乱，毛骨悚然！

冰山从河里探起了头，蛮横地顺着桥墩往上爬，就好像一条直立而起的眼镜蛇，风浪急急，冰川铮铮，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嘭嘭”声，像一个大汉拍门呼叫：“快开，快开，让我过去！”这阵势不由得叫我想起了《命运交响曲》的开篇，正是一只大手在拍击着命运的门户：嘭嘭嘭！嘭嘭嘭……

大桥坚如磐石，冰山性急暴躁。就在它暴躁地冲撞桥门的时候，桥墩上用特制的合金钢刀，也利用冰山自身的压力，暗暗地把冰山裁成三截。猖狂一时的冰山被肢解了，只好服帖地各自顺着桥孔，漂流而下。

不一会儿，黄河下游里传来了一阵隆隆的大炮声。那是一排真正的榴弹炮在轰击，下游黄灌渠的入口，为防止冰块筑坝，每年开河时都要进行炮轰。有时候还用飞机投弹轰炸，那又是另一番开河流凌的景象啊！

冰山过后，我松了一口气，两位农民也舒心地回到桥上。他俩点头赞赏，顺桥而过，回村去了。不知道他们回村之后，又将怎样向人讲述这一幅“冰山过桥”的奇特景色？

太阳偏向西天，晚霞映红大地，也给冰河涂了一层胭脂颜色。我也走上大桥，仰望着从西天滚滚而来的满河冰团。夕阳下，那冰块有的像一串串明丽的河灯；有的像一簇簇怒放的鲜花，有的像情侣，交颈相依，絮絮而谈；有的像猛狮，怒吼着扑上去，压到另一个冰团上。它们在晚霞染红的河水里漂流，有的在漂流中结成伴。汇合成新的家族，有的在奔流中逐渐溶化、分解，化作一汪清水。那声响，是在喁喁私语，是在嚤嚤啜泣。是的，那些有精灵的冰是会哭的；因为冰的消溶，也就是冰的死亡。

大桥下游是一个回水湾，从桥孔穿过的冰块大都又在回水湾里绕个圈子再汇入到中流上。那情形酷似闹市中心绕转盘而行的车队，大桥正是中心广场上的交通岗。它尽责地、始终如一地指挥着车队有条不紊地运行。

假如黄河流凌真是一首交响诗，是一幅壮美的音乐图画，那么看到此处也该曲终而意尽了。不料，夕阳里偏又响起一支曲子。循声觅去，见下游回水湾里荡着一叶扁舟。船儿在喧哗的冰凌中，忽上忽下，忽高忽低，活像一弯初二三的新月牙。划船人稳住桨，撒开乌黑的旋网，网起了两条红尾巴鲤鱼。划船人得意地唱着《爬山歌》：

打鱼的划划渡口船，
哥哥撒网小妹妹把船扳。
满河的冰凌碴碴打转转，
为眊妹妹哥呀我闯险滩。

认出来了，打鱼的人正是清早在岸口上唤我的白发长者。没想到他真的在开河时下水打鱼，做了个冰河里的“弄潮儿”，他一生中在这样的冰河里闯过了多少险风恶浪！而今大桥通车了，不用他摆渡了，而他却依然眷恋不舍地在大桥底下破冰划船，撒网捕鱼，正如他当年破冰争渡一样。可是，老艄公，您要多加小心，今晚有了鲤鱼下酒，千万可别喝醉了哟……

山上湖水水上山——镜泊湖纪行

施立学

镜泊湖，古称忽汗海，在黑龙江省牡丹江上游临近古渤海国的宁安县境内。我和伙伴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正是盛夏一个星期天。

汽车沿盘山公路盘盘而上，悬崖峭壁间两行镏金镶玉的诗撞入眼帘：

山上湖水水上山
北国风光胜江南

这是叶剑英元帅 1982 年夏日游镜泊湖时写的诗中的两句。它吸引我跳下汽车，去看这山上湖泊。绕过塔形屋门，尖尖屋顶，廓庀曲栏，髹白抹红，恍若仙境的镜泊山庄，但见林荫尽闪，山石大开，一汪明镜般的大水接天盖地，铺在游人面前。这里青山若素，波澄籁静，景色天然浑成，淳朴中带有秀丽，静穆里又含妩媚。

湖面上帆张桅举，游舰如梭。箭一样射向碧波的小划子带起了我们的游兴。我和伙伴们也撑起一只，向碧波粼粼中漂去。

镜泊湖啊，镜子一样的湖，风平浪静。只是偶尔有三二游鱼跃出水面，或有顶着细细波浪的快鱼，徘徊游船左右，偶一伸手，竟能捕捉一二条。湖南北长 45 公里，东西最宽仅 6 公里，东岸，最狭处不及一里。一排排，悬崖峭壁威武雄壮，如张着大口的雄狮，吞吐着镜泊湖这只绣球；西岸，一尊尊铁青色的巨石小巧玲珑，远远望去，如蛟龙戏水。山间岛上，古松老榆，遒干劲枝遒青绕碧，青葱的林下，遍开野花。有紫红的玫瑰，大红的百合，蓝色的桔梗，洁白的威灵仙和金黄的白屈菜，含芬吐芳，与清澄湖水中红艳艳、粉嘟嘟的大蓼吊花，相映成趣。青石、红花、碧水、白云、绿树、蓝天，不亚于一幅淋漓尽致的水彩画。游船就在这水彩画中穿行，人儿就是那画中人。

据宁安县志记载：镜泊湖，不是传说中的由上天红罗女随手甩下一块洗面镜，随而成湖，而是几万年前火山爆发，随着天崩地裂一声响，冰碛物、泥石流扑向牡丹江河道，堰塞而成的全国最大的堰塞湖。

一时间，山裂了，水涨了，水错山横，汇流成湖，创造了这鬼斧神工难以完成的形象——“山上湖水水上山。”畅想的游船带我到历史千年，而脚下一叶小舟正自由地摆荡。伙伴问我，这多的山，这多的石，挤压了牡丹江，堵塞了一汪大水，形成了海拔 350 余米高的镜泊湖。这湖水，难道就俯首于这山川峡谷的拥抱吗？一旦奔马般地涌出，将是怎样的情景呢！于是，我们弃船登岸，去寻镜泊湖的出口。

在镜泊湖下游不远处有一个宽敞的世界，山林、巨石一时躲得远远的，被赫色石头挤得喘不上来气的水流，此时，缓缓地流过平展展的石面，湖水清浅，被人称为石炕。一排排旅游汽车在石炕上打盹，一簇簇游人的花伞开放在石炕上。偌大一个天然浴场，一个怕是上天七仙女至今还没有发现的胜地呀！

伏卧石炕，听流水声蓦然作响，下行五七十米，声越烈，如狮吼虎啸。只见一条瀑布，高约 20 米，宽 50 余米，自高空滚落，急流飞泻，力山撼岳，声如巨雷。水珠若琼花碎玉，飞沫似雾霭霏霏，一溅数十丈，日光里，闪烁

着五彩虹霓。奔腾咆哮，如万马千军，杀向战阵。这就是镜泊湖最壮观的景象——吊水楼瀑布，是我国著名的大瀑布之一。

瀑布下有一深潭，深约百米，翻花打滚，流沫成轮，如一鼎煮沸了的油，散发着地表面闻不到的腥涩。望着这令人股栗的飞流，我思绪的瀑水也飞扬了。

镜泊湖是美的，天然的美，一种思想和意志被堵塞了千年万年而充满淡淡哀愁的“美”。如果说，也算一种美，毋宁说，是一种悲剧的美。

一百多年前诗人龚自珍写了《病梅馆记》，为那些被斫直、删密、锄正才称其为美的梅花呼号，说的不也是这个道理吗？古往今来有哪一种自以为得意的、蛮横的堵塞不以失败告终呢？被堵塞的镜泊湖不是把整个生命化作一条愤怒的瀑布，呼啸着冲出束缚它的罗网，而汇入千流万流吗？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们爱镜泊湖的自然美，爱吊水楼的天然美，但愿社会生活中，也要出现这种美，镜泊湖的沧桑变迁，怕是人生的一面明镜。

在长城上

聂鑫森

青灰色，青灰色，凝重的青灰色……

我沉缓地走在八达岭的长城上。

北方秋天的早晨，雄劲的风带着袭人的清寒，呼啸着滚过长城的城墙、垛口、城台，掀起一个一个无形的波浪。我感觉得到那波浪也是青灰色的。青灰色的波浪顺着蜿蜒在群山间的长城，追逐着，拥挤着，碰撞着，我的身心感受到一种力的震撼。

18年前我到过这儿，一晃眼，由青年而至中年，似乎是一瞬间。细细想来，又仿佛经历过几个世纪。红卫兵，上山下乡，考上大学历史系，尔后留校研究秦汉史……从历史走向现实，从现实又走向历史。下巴上的胡茬子，渐渐地密了硬了，为人子，然后为人父。人生也有重复的时候，我不是又来了长城吗？

秦汉史的讨论会，真够热闹的。可我，会上会下，眼前总是抹着一片凝重的青灰色，拨也拨不开，很稠很稠的。我才悟出我从江南来到京都，为的是再去拜谒一番青灰色的长城，那青灰色的条石、方砖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已经很久很久了。

专车把我们送到长城下时，天才刚刚亮，青灰色的天宇和长城融在一起，像一个梦。穿过券门，踏着粗重的石阶，攀向城头时，那声音很清亮，我才知道我是走在长城上了。当年戍卒顶着凛寒，穿着笨重的铁灰色的铠甲，持戈巡视时，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不知道。天下第一个皇帝，竟然构想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工程，征集了百万劳动大军来完成它。于是，一页青灰色的历史写成了，留给世世代代来读，而秦始皇的王朝不到20年就崩溃了。只有这长城还在，尽管凌厉的风沙、冰雪不停地打磨它，它变得粗糙了，但更古朴了。我用手抚摸着垛口和城台打毛了的棱角，感触到时间的流淌以及历史的厚重。

泪水悄悄地濡湿了睫毛，我感到一种负疚，我寻找着昨天的我。

……朔风呼号着，大片大片的雪落下来。真冷。

我们红卫兵团，从天安门广场欢腾的潮水中挤出来，步行串连来到了八达岭。战旗衬着我们的黄军衣和挎包，充满一种创造历史的自豪。我们极目远眺，天那样小，地那样窄，连长城也在我们的脚下了。我领头吟哦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在一个垛口，我用小刀刻下“红卫兵帅小林到此”。刀刃在青灰色的砖上撞击着，“咯咯”地响，每刻一下，长城也似乎动了一下。一个淡红色的火花，在青灰的色调上闪出，又熄灭了，像一颗星。

几步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老军人，笔直地站在一个垛口前，然后缓缓地摘下军帽，极目远方，久久地伫立，如一尊雕像。遒劲的风吹拂他满头银发，发梢间有金石之声传来。他眼角的余光，分明凝聚在我的手上。手感受到一种热力，痉挛了一下。

他在看什么？他在想什么？我似乎猜到了，又似乎没有猜到。我畏惧地匆忙地刻完了最后一笔。我说不出是什么震撼了我……青灰色……青灰色……

18年过去了，长城的整体印象依然存在，但是我的名字是刻在哪一个垛口，却忘记了。因此，我需要寻找。

昏黄的灯光下，父亲铁青着脸，匆匆忙忙地奔了进来，从老羊皮大衣里掏出几本线装书，小心地放在书桌上，然后把自己埋进沙发里，浑浊的泪顺着脸往下流。“完了，完了，图书馆的藏书全完了。我偷偷地带回了这几本书……”

爸爸，我对不起你。我知道这次行动，兵团的负责人通知了我，我没有去。可我没有告诉您。从您的瞳孔里，我看见了那飞腾的火光，那火光，个人的力量是扑不灭的。我心里说。

他忽然抹去泪水，狠狠地盯住了我。爸爸，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他摇了摇头，终于没有说。

半夜，我听见书房里有轻轻的吟哦声，那是爸爸的声音：“饮马长城窟，天寒伤马骨……”我眼前猛地兀立起一道青灰色的城墙，还有依山而筑的险峻的关隘。那声音，低沉凄凉，和那一片青灰色交织在一起，浓浓地涂在我的心上……

是这个垛口吧？没有。每个垛口都是一个样儿，青灰色的，棱角打磨得又粗硬又光洁，严峻得叫人心折。

一群年轻的姑娘，围在一个垛口前，“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她们伸出细嫩的手，想去抚摸青灰色的青砖，战战兢兢的，指尖还没有触近，又慌忙缩回。她们太年轻了，才十七八岁吧，她们是不懂得长城的，因为长城太古老了。孟姜女懂得长城，她的恸哭，曾感动过长城，于是长城裂开一段，让她看见了为修长城而死的丈夫。

北地的风，“哗啦啦”翻卷着我的衣襟。我的眼睛在青灰色的历史上巡视着。远处的山头矗立着一个烽燧。烽燧又叫烽火台，白天燃烟叫做燧，夜晚点火叫做烽。那时候，举一烟鸣一炮，表示来敌一百人左右，万敌前来，举五烟鸣五炮……可那一场灾难来时，烽火台却是静悄悄的，没有人去举烟鸣炮，因为并无外敌来犯。那位站在朔风里的老军人，眼里的忧虑和愤怒，我是许多年后才懂得的。他面对远处的烽燧，烽燧也正视着他；他不正是一座烽燧吗！

……细雨如烟的清明节，我从乡下回到城里休假。市中心的烈士塔周围，已经陆陆续续地摆满了如雪的花圈。一位同学告诉我，那儿已经被“监视”上了。

夜色如磐。父亲用大白纸写好了一首挽诗：“无边细雨兆民泪，杜鹃啼血伤心词。长城欲毁大星殒，犹待群山奋飞时。”他颤颤地站起来，要亲自贴到烈士塔上去。

爸爸，我去吧，您老了。

我觉得我猛然间长大了。是的，我长大了。

我悄悄地摸到烈士塔，从口袋里掏出折好的纸和浆糊瓶，迅速地将挽诗贴到塔身上。风吹过来，卷起了一个角。谁站到了我身边？是一位警察。我惊出了一身冷汗，但随即又镇定下来。我们对视着，彼此能听见对方的呼吸声，但看不清脸庞。他没有作声，只是走上前，轻轻地用手把卷起的纸角抚平，然后，走了，走到深深的夜色中去了。

“长城欲毁……”又是长城！我的心颤栗起来。我想起了刻在长城上的姓名。那些无名的工匠留下过姓名吗？

太阳升起来了，照着在群山间腾飞不已的长城。山是生铁似的冷峻，它是长城的一部分，还是长城是它的一部分？反正，谁面对这群山拱托的长城，都会感到渺小。长城是永恒的，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时空概念。秦皇汉武曾经显赫一时，但终究已成过去。只有长城还在，它博大深厚，个人只是小小的纤尘。

我必须找到我刻写的名字，然后刮掉它。刮掉我的无知，让羞惭的心稍稍得到一点慰藉。我的名字不配刻在长城上，长城是历史，我算得了什么。

一个垛口，又一个垛口。仿佛我也融入了这一片青灰色，我在青灰色里辨认着，寻找着。

一个留小胡子的年轻人，掏出小刀在刻字，又是“到此一游”。真想去制止他，但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不是也刻过字吗？我是虔诚地刻，他是随意地刻，区别就在这儿。总有一天，他会后悔的，当他懂得长城以后。不远处，一群美院的学生在画速写，正面、侧面、背面，长城从任何角度都可以作为人生的背景。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出一种被长城的气势征服后的亢奋。

我走着。

终于记起来了，我刻名字的地方，离这个方形的城台不远。那么，沿着一个一个的垛口仔细地寻找吧。

终于找到了，是这个垛口。在青灰的底色上，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一个“小”字，其余的已经剥蚀了。塞外的风沙和冰霜，该是多么的具有力度，该是何等的无情。18年，6370个日夜，已经把我的名字从长城上抹去了。我用手在上面来回触摸着，发出很涩的“沙沙”声，冰凉冰凉的。

还用得着用刀子去刮吗？

我的心一阵轻松，随即又沉重起来。

阳光下，出现了一个军人的背影，他站在高高的城台上，正极目远方的烽燧。秋空横过一行大雁，那是一个大写的“人”字。

是当年那个老军人吗？或许，是一个年轻的战士，衬着长城的青灰色，成了一个庄严的象征。

让我融入这青灰色吧，长城……

烟台漫游

山曼

青山碧海之间，绿树掩映着红的、白的、黄的楼房，东西绵延，汇成了长长的一带街市；南北排着一条条整洁的巷弄。你在巷中行，向南，巷口总是镶着画屏似的山峰；向北，走不远，阵阵扑来的，是海腥味，浪潮声……

烟台，是这样一座山海之城。

烟台的山和海，有独特的风姿。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著名女作家冰心，回忆烟台，作过这样的描写：

“在清晨我看见金盆似的朝阳，从深黑色、浅灰色、鱼肚白色的云层里，忽然涌了上来，这时太空轰鸣，浓金泼满了海面，染透了诸天……在黄昏我看见银盘似的月亮颤巍巍地捧出了水面，海面变成一层层一道道的由浓黑而银灰，渐渐地漾成光明闪烁的一片……”

“右边是一座屏障似的连绵不断的南山，左边是一带围抱过来的丘陵，坡上是一层一层的麦地，前面是平坦无际的淡黄的沙滩……在广阔的沙滩前面，就是那片大海：这大海横亘南北，布满东方的天边，天边有几笔淡墨画成的海岛，那就是芝罘岛，岛上有一座灯塔……”

这文字是一幅画，这画儿，的的确确是画的烟台！

烟台不像南方沿海城市那样，常常隐在阴雨之中，也不像山东半岛南边青岛，常常是大雾漫漫和淡雾轻浮（我有幸当过青岛市民，那忽来忽去，挂在树梢，缠在楼角的薄纱似的雾，自有她令人难忘的美）。烟台常常是晴朗的。天显得特别高，海显得特别远，山色总是透着亮彩。而且，近海中又有牵牵连连的芝罘岛、飘渺变幻的崆峒岛、细得像一道闪亮的波痕一般的扁担岛。诸岛之间，又散着一些错错落落，争奇斗怪的礁石。岛环山抱，使大海兼有着浩瀚和秀美的景色。

因为这样，在烟台，有的是登山观海的好去处。

南山公园新建的高阁、毓璜顶上的小蓬莱、西炮台、东山峰顶，都是观海赏澜的好场地，各处有各处的角度，一方有一方的景色。但若头一次来会大海的人，应当先奔烟台山。这山，伸在海中，绿葱葱的一团，从海上来的人，头一眼看到的就是她。明朝时倭寇时常犯境，这儿派有防守的军队，报警的烽火台就设在这座山的峰头，每有敌兵来犯，山上点起冲天的狼烟，军民一齐上阵抵抗。烟台这名字就由此而来。如今，烽火台旧址荡然无存，山上建成了一所公园。来到这里，见的是山海亲近的景象，满眼雪浪，满耳潮声，看了，听了，使人心胸开阔。

烟台山脚下，是著名的烟台港。烟台成为一座城市，实在应当自有烟台港之日算起。从隋唐到清末，我国东方重要的港口是登州（今蓬莱）水城，这期间烟台还只是个小小的渔村。清末，烟台开辟为港口后，登州水城渐衰，重心移到烟台，城市也慢慢发达起来。早年的烟台，以轻工产品闻名，张裕葡萄酒公司生产的白兰地、味美思和红葡萄酒，早在1915年巴拿马国际商品赛会上，就获得了金质奖章；木钟、缸头、锁头、刺绣、草编和烟台苹果等也是久享盛誉。现在，烟台成了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她的兴旺，远非昔日可比了。

烟台虽是一座新兴城市，却又不乏寻幽访古的名胜之地，著名的，有近

在眼前的芝罘岛。

芝罘岛是我国最大的陆连岛，古来称之罘。这岛，一溜山峰十里长，东西排列，南北一埂白沙坝，亮闪闪的，连通了陆地，从空中俯瞰，活似一株山灵芝，生长在碧波万顷的黄海之中。岛上风光，十分奇特：向阳一坡，林木，村舍，道路，田地，沙滩，样样秀气、精巧、温柔、含情脉脉，完全是一副袅袅娜娜的情姿；一到阴背坡，面目骤然变化，陡壁峭崖，危乎高哉，怪石林立，相搏相斗，惊涛拍岸，滚浪轰雷，凛凛然，森森然，永远是金戈铁马气概。有一年盛春，两位好朋友约着游芝罘，攀到岛东端的山顶，选了个可以兼望南北的地脚，在盛开的野丁香丛中，南坐，看遍山刚刚放青的春禾、山草；北坐，看纷来迭至的碧波、雪浪；仰卧，被阵阵涛声围着，浸在泥土和山花小草的醇香里，看无垠蓝天中几朵发亮的白云由着性儿慢丝丝地变幻，那景色，那情致，怕只有芝罘山顶的一方土地才有呢！我们如醉如痴地躺了两个小时，终生难忘的两个小时！

这芝罘岛，虽然远在祖国东端，秦皇汉武却都在这儿留下过足迹。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久，接连三次东巡，三次都到过芝罘：第一次，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沿着渤海湾南岸东行，“过黄、睡，穷成山，登之罘”，好像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第二年再来，举动就大了。他敕令大臣在芝罘岛上树碑刻石赞颂他的功德。洋洋数百言的碑文，洋溢着这位皇帝意气风发的气概，大约与这同时，在芝罘岛向阳山坡上修建了一座阳主祠（当地人后来直呼为秦始皇庙）。8 年之后，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第三次登临芝罘岛，兴师动众，亲自作了弯弓射鱼的表演，更成了百代相传的故事。清代谢景谟，凭着想象，写诗描绘了射鱼的情景，题为《吊始皇芝罘射鱼》：“钲铙（zhēng náo）一震山灵动，精骑四绕列熊罢，强弩竞响苍岩里，劈破黄云羽箭驰……”

对于这次射鱼的起因，几千年来，人们毫不置疑地相信了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作过的述评，说是秦始皇第一次东巡时，在这里碰上了一个叫徐市的方士，自吹有办法到海中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上去寻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信以为真，“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徐市骗取了无数钱财之后，压根儿找不到什么仙山妙药，秦始皇第三次东巡时，他谎言海中有成群的大鲛鱼，使他无法出航觅药，秦始皇又信以为真，便设连弩，追杀大鱼。从琅琊，经成山，赶到芝罘，“见巨鱼，射杀一鱼”。在这次射鱼之后返回咸阳的路上，这位赫赫一世的皇帝便病逝了。他之后，跟踪来寻仙药的是汉武帝，也是不了了之的。

仔细勘察过芝罘岛的形势，认真思考一番，我觉得，太史公很可能是为了讽刺汉武帝的迷信仙道，而对这段历史的记载不免片面了。秦始皇寻仙药这事，容或不假，但若认定他来芝罘岛射鱼就单单是为了仙药，就不太公平了。胶东这地方，一个半岛突出在大海之中，海岸线长，滩多，港多，岛多，渔盐生产，得天独厚，源远流长。靠着渔盐之利，春秋时期，养育成一个势力可与强齐相争的莱子国；后来称霸的齐国，也是在战败了莱子国，拥有了胶东广大的海疆后才强大起来的。这些历史事实，不会不引起有魄力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的注意。他的频频东巡，着眼于开发渔盐之利以兴盛国家，应当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可以用当地的风俗作证：芝罘岛上广泛传说，当年秦始皇来芝罘射鱼，正是桃花盛开的三月三，在当地，这是千帆竞发，百鱼上岸的春汛季节。始皇射鱼，很可能是鼓励渔业生产，皇帝亲渔的一种仪式。

这种仪式，尚有余风可考：从前，每到三月初三，渔民出海作业时，都要到秦始皇庙来祭祀，讨吉利，乞丰收。许多人还照自己的渔船做成模型，敬献在庙中。这些活动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从中不难看出，人们并不把这位热心支持渔业生产的皇帝，看成一个只会拜仙求长生不老之药的糊涂人。

现在，秦时碑刻早已散佚不知去向，元代重修的阳主祠（秦始皇庙），也只剩下一段残墙，沧桑变幻，本不足奇，荒草遗址，正宜兴怀古之情，而况 1957 年在残墙近旁出土的两组八件青玉器和一座石像，完好地保存在烟台市博物馆内，且有元代元贞年间重修阳主祠的碑文可考，证明着秦汉君主从事封禅活动都是皇帝亲来参拜，用牲牢珪（玉器）幕等作祭礼。出土的青玉器，很可能是秦皇或汉武留下来的器物，由这贵重的玉器，也可以想见当年伴着大海涨潮音响所举行的隆重仪式。

从芝罘岛东望，雾霞映托，有好些个岛屿、礁石，其中最有趣的，是细长细长的一个小岛，远远望去，酷似扁担，因此取名扁担岛。叶剑英同志咏烟台的诗中有句曰“仙人扁担挑双屿”，极尽这小岛的风韵，但读者品味这首诗，作出的解释不同。

有人说，扁担岛近旁各有礁有岛，那就是“扁担”所挑的“双屿”，他们会指给你看：“瞧，瞧，微风细浪，那担儿不轻不重，颤悠悠的，多自在哟！”

有人则说，担儿挑的“双屿”更远些，是指的烟台东面的威海和烟台西面的蓬莱。

诗贵含蓄，两种解释都有根据，可以并存，相得益彰。不过，依我看，后一种解释到底开阔些：由烟台东去甲午海战历史名城威海，西去登州古市（今蓬莱城），乘车都不过半日路程，恰恰是一担挑起。威海刘公岛上有清时建的北洋水师提督署，蓬莱城北则是著名的水城和蓬莱阁，一东一西，相距不远也不近，沿途公路又多依山傍海，好景致，不劳累，实在是一条理想的旅游路线。

蓬莱仙境

吴昊

位于山东胶东半岛丹崖山上的蓬莱阁，离烟台不足一百公里。若从北京乘火车到烟台，再乘汽车到蓬莱，一路之上，风光秀丽，山水宜人，可以见到不少历史遗迹。

蓬莱阁始建于宋朝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明、清时期曾两次重建，同我国诸多古建筑相比，确有其独到之处。整个建筑分吕祖殿、三清殿、天后宫、龙王宫、弥陀寺、蓬莱阁六个部分，各个部分又自成体系。楼亭殿阁，因山势而布局；花草树木，待时令而芬芳。全部建筑面积约计18900平方米。近百年来，国家内患外辱，胶东大地，烽烟四起，蓬莱阁几经破坏，现在一些建筑物上，还留有枪痕弹迹，建筑物的西侧山下，还留有日本鬼子的弹坑。到解放的时候，不少建筑物只剩残垣断壁，幸存的也是破旧不堪了。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几经修葺，才重新恢复了这座古建筑群的本来面目。

我登蓬莱，正是8月盛暑。烈日炎炎，树梢冉冉。从山下到山上，逐级而进，虽气喘吁吁，却越走越觉凉快。到了山顶，进了蓬莱阁，一股海风迎面扑来，令人心旷神怡。侧身一望，原来前面就是碧波无际的大海，俯首一看，才知己身置百仞之上，阁下的崖壁，就如刀削斧劈，齐斩斩地直抵水面。远望，渔帆映日，绰绰闪光，主岛配屿，在蓝天与碧海相接处；近看，礁石错落，海浪翻飞，避风处，垂钓的老人，兴致正浓。正厅横悬一匾，上书“蓬莱阁”三个鎏金大字，笔力雄健，气度雍容，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铁保的手笔。

《蓬莱十景》，最有名的要算“海市蜃楼”了。“海市蜃楼”还有个名字叫“辉映仙槎”。历代的文人墨客为此留下了不少笔墨文章。说法很不一致，有人说，这种奇景出现在春夏之交，要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也有人说它出现在水气浓重的云天。大概都是有过的吧。所记的情景都不外乎说，在茫茫的海面上，有时是一瞬间，有时是几分钟，有时是十几分钟，出现一个城市，一个乡村，一簇山峦或一片林海，有楼台，有亭榭，有工厂，有村庄，有游人对对，有情侣双双，有时还有拉骆驼的、放羊的、拉三轮车的、耍猴子的……人世间有的，这里几乎都曾显现过，一幕一幕，像放映电影。古人解释不了这种现象，因此出现了不少神乎其神的传说。照字面解，蜃是大蛤，“海市蜃楼”就是大蛤口中吐出的仙气。其实这种“蜃”景，大沙漠里是更多的，那里并无“蜃”，也有景，不过是光的折射、反射把这里的影子搬到另一个地方罢了。若登上蓬莱阁的“观澜亭”能看到海市，那当然是十分难得的享受了；可惜大自然并不经常给人们以恩赐。作家杨朔同志是蓬莱人，他见过海市，才写出了《海市》那样脍炙人口的好文章。宋朝的大诗人苏轼写过一首《海市》诗，这位才子在登州府坐了28天知府，第五天头上，就登上蓬莱阁看“海市”去了。可惜天不作美，海神没有恩赐他，他的诗“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以不见为恨”，一“空”而已！蓬莱阁至今保留着苏公祠，一块卧碑上镌刻着“海市”诗。据董必武同志考证，那确是苏子真迹，笔态犹劲，潇洒飘逸，不愧是大家手笔。明朝的大学问家董其昌在登州府坐知府的时候，目睹过海市蜃楼，他有如下记载：“……推窗北眺，于平日苍茫浩渺间，见俨然一雄城在面，因遍观诸岛，咸非故形。

卑者抗之，锐者夷之，宫殿楼台，杂出其中。谛视之，飞檐列栋，丹堊粉黛，莫不具面。其纷然成形者，或如盖，如旗，如浮屠，如人偶语。春树万家，参差远迤，桥梁洲渚，断续络联，时分时合，乍隐乍显，真有画工之所不能穷其巧者。世传蓬莱仙岛，备诸灵异，其即此是与。”尔后的骚人墨客，题咏不断，到民国以后，有些目不识丁的军阀土豪也赶来附庸风雅，雇人凿字，不过是留给后人一些笑料而已！

就在我去的那一年6月10日，曾出现过“海市蜃楼”。附近的渔夫、牧童和蓬莱阁上的照山老人都看见了。既有富丽堂皇的宫殿，又有清新秀丽的江南景色，烟波浩渺，气象万千，许多人当时击掌叫绝了。看来，要饱这个眼福，是得花些功夫的。

“海市蜃楼”之外，蓬莱尚有九景，即《仙阁凌空》、《万里澄波》、《千斛碎玉》、《狮洞烟云》、《渔梁歌钓》、《铜井含灵》、《漏天滴润》、《晚潮新月》和《日升高阁》。每一景各有其妙、其奇、其险。《日升高阁》，是在蓬莱阁上看日出，天际朦胧，先是云海披霞，蓝天挂彩，然后在天与海之相接处，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续之冉冉升起。在太阳离开海面的那一刹那，有一个奇妙的跳跃镜头，不是居高临下，是欣赏不到这一美景的。《晚潮新月》，则是指在蓬莱阁上观月色，每当天高气爽，海上碧波如镜，高悬在太空里的明月与沉落在海底的月影遥相辉映，很难分辨出哪个是真月亮，哪个是假月亮。古人云：“日月之行，若在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其实只有在一望无垠的海天接壤处，你才会感到那里是日月星辰的“家乡”。《铜井含灵》和《漏天滴润》在蓬莱县城东30里处的铜井村。那里的海岸上有一天然的石井，投石若磬；最妙的是涨潮时井水是咸的，落潮后井水则变甜了，《铜井含灵》是说井中有神灵，其实哪是什么神灵，大自然的造物巧夺天工罢了。《漏天滴润》在铜井村北，那里有崖壁，怪石错落，形成许多细孔，四季滴水，恰似露雨蒙蒙。蓬莱十景，一次游览是很难看全的。

蓬莱阁左侧，有三楹小巧的古建筑，名曰“避风亭”。单是这名字，就会引起游人的极大兴趣。海上没风的日子绝少，这临海之亭怎能避风呢？事实上，海风就是吹不进亭子里来，亭前撒一把纸屑，奇迹即刻出现了，纸屑如蜂似蝶，纷纷扬扬，越亭而过。原来亭子东西南三面是墙壁，北面是门窗，前面有一堵城墙，高至亭子半腰，城墙外壁呈弧形，对气流起聚合作用，当强劲的海风，吹到壁面时，便形成一股向上的气流，越过亭顶，向南而去。亭内不仅无风，而且连尘土也没有。在这里，既可以享受到海上的凉爽，又不必防备海风的吹拂，真是得天独厚。

蓬莱阁下面，海水顺着山势伸进蓬莱城。这一湾清水，明澈见底，水上有一座小小的古城，名曰“水城”。相传宋朝就曾在此训练过水兵，算是最早的海军基地之一。明末名将戚继光18岁做水军总督，就在这里进行操练、演习。因此又名“备倭城”。年轻的戚继光身先士卒，严明军纪，练兵有素；在抗倭战争中立下了赫赫功劳，至今还在当地群众中流传着不少佳话。

1964年敬爱的董老健步登上蓬莱阁时，面对浩瀚的大海，豪情满怀，挥笔题诗：

来游此地恰当时，
海国秋风暑气吹。
没有仙人有仙境，

蓬莱阁上好题诗。

蓬莱仙境，自古都这样说，而且总是把仙境和仙人连在一起。有的说吕洞宾、何仙姑、瘸拐李等是从这里飘洋过海，登上仙境的；有的说七仙女从这里下凡会董永，还有的说《三清殿》里供的道教鼻祖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和通天教主，信仰道教的“善男信女”总认为，这些神都曾出没在这个地方。当然，这都只不过是神话般的传说，实际神仙是没有的，但蓬莱阁确有仙境。它建筑在陡峭的丹崖山石壁上，上接蓝天，下临深渊，气势壮观。“登上蓬莱阁，伸手把天摸”，虽是夸张之语，却有传神之妙。如果夏秋两季的早晨，驾一扁舟于海上，就可以看到蓬莱阁浮在白云间，烟雾缭绕，若即若离，欲有飞向大海之态，“明日扁舟沧海去，却将云气望蓬莱”，真个是“仙境”了。

到底谁是这仙境里的“神仙”呢，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感情和思想有不同的看法。明朝福州有个学者叫龚葆琛，在这里写了两句诗：

海市蜃楼留幻影，
忠臣孝子即神仙。

叶剑英老师 1960 年来到蓬莱阁，也写了两句诗：

蓬莱士女勤劳动，
繁荣生活即神仙。

相形之下，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思想面前，封建士大夫的迂腐说教，不是显得很苍白、很渺小吗！

骊山赋

毛 锜

我爱骊山。

我爱它那旖旎的风光，热气蒸腾的温泉，历史悠久的古迹，沧桑浮沉的轶闻，以及有关它的卷帙浩繁的诗文。

骊山，我经常去，有时是为了洗个温泉澡，有时是陪远道而来的朋友玩。“十年不见亦如斯，逐日相从了不奇”。每次去，骊山都是一见如故笑脸相迎。骊山啊，是好客的。

骊山啊，古往今来有多少诗人、墨客，仰慕你的大名而来，他们有的为你的风采所倾倒，在山径上踟蹰徘徊，流连忘返；他们有的为你丰富的古迹而羁足，仰天歌吟，发思古之幽情。漫步骊山，历史的兴衰，江山的浮沉，时代的变迁，这一幕幕的往事，曾撩动了多少诗人的思绪，引起了多少文人的慨叹啊！

我们忘不了公元755年（唐天宝十四年）十一月那个清冷的早晨，做着右卫率府曹参军小官的杜甫，风尘仆仆地经过骊山脚下，他眼前看见的是满目疮痍，途有饿殍，可是耳朵里听到的却是从华清宫里传来的霓裳羽衣舞曲。诗人感叹万端，于是便发出了撼天动地的歌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我们更忘不了李白的“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白居易的“中人之产数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费”。杜牧的“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啊，骊山啊，有唐一代几乎所有的著名诗人，如李贺、韩愈、贾岛、刘禹锡、陆龟蒙、刘长卿、李商隐、温庭筠等等。哪一个人没有给你留下不朽的诗篇呢？就是宋朝的苏东坡、明朝的袁宏道、清朝的袁枚，……哪一个又不曾望着你而开怀长吟呢？！

抬头看吧，这眼前不就是当代大诗人郭沫若的诗篇吗？“骊山云树郁苍苍，历尽周秦与汉唐。一脉温汤流日夜，几杯荒冢掩皇王。已驱硕鼠歌麟凤，定复台澎系犬羊。捉蒋亭前新有咏，游春仕女乐而康。”啊，如果把骊山比作一位美女，那么所有这些精美的诗句，不都是她那满身珠玉缨络的闪光吗！

我爱骊山。还因为它是一部活的历史教科书，是一个埋藏着丰富的历史陈迹的宝库。如果要读它的第一页，就让我们先攀登西绣岭第二峰的老母殿吧，这座宏伟的殿堂就是为了纪念我们民族上古神话中的女娲而建立的。她“抟黄土作人”，比西方“创世纪”的传说，不仅早很多代，而且丰富有趣也不知超过它多少倍！今天我们站在老母殿前，回望历史的洪荒时期，看到“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的景象，而神通广大的女娲氏毫不畏惧地手捧五彩石在缀补苍天塌陷的孔隙，这该是一幅多么壮观的景象啊！我们能不为我们民族这个英勇的女神的壮举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吗！

如果说老母殿是一个叫人驰骋幻想的地方，那么就让我们继续攀登，到骊山最高处的烽火台“仰面笑君王”吧！谁能够想到糊涂透顶的周幽王，为了博得自己的妃子褒姒一笑，竟用这个军事警报开起玩笑来了呢！周幽王就是在眼前这个圆形的台基上点起了烽火，这火一点起，“烽燧万里相望”，弄得天下的诸侯急如星火，马不停蹄的从四方赶来，那个疲于奔命的狼狈劲，

可真叫褒姒感到好玩，不禁为之破颜一笑。谁知这一笑便埋下了覆亡的种子。等到幽王十一年，犬戎真的“入寇骊山”的时候，熊熊烽火再也不灵，幽王为自己的玩笑付出了一颗脑袋的代价，至于那个因“烽火之戏”莞尔的褒姒，就成了一个活的战利品，被犬戎押解而去了。看来这严峻的历史，是任谁也不能和它轻易开玩笑的啊！

但是历史的覆辙，封建统治者常常是视而不见的。不错，周幽王是在他的骊宫旁覆亡了，但是秦始皇还是看上了骊山。当他当上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的时候，又东施效颦，在这里修筑离宫，引泉入室，起名“骊山汤”。到了唐朝，这里又“招牌换记”，改叫“汤泉宫”了。而到了天宝六年（747年），风流天子唐玄宗，索性大兴土木，在骊山脚下兴建起一座雕梁画栋，采焕螭头的华清宫来，让一伙宫女歌伎整天围着杨贵妃，唱歌跳舞，“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直跳得“渔阳鼙鼓动地来”，江山沦陷，长安失守，与“烽火之戏”比起来，稍有不同的是，杨贵妃赐死马嵬，唐玄宗总算保住了一条老命。

我爱骊山。还因为它有壮观的雄姿和旖旎迷人的风光。我劝所有来骊山游览的客人，在未登骊山以前，最好先站在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仔细地把骊山端详端详。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骊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峦，而是一匹蹶蹄欲行的骊（苍青）色骏马。古人一定是很早就有了这个发现，所以给它取名骊山。这骊山杂花生树，郁郁葱葱，本来就够美啦，而据说最迷人的时候，还在秋天的傍晚。当是时也，夕阳返照，满山余晖，这骊山顿时会变得像一匹“火焰驹”似的，英姿勃发，壮美无比。加上诗人“渭水秋天白，骊山晚照红”的渲染，于是它自然就一跃而登上“关中八景”（亦名长安八景）的荣誉席了。清朝康熙年间有个叫朱集义的盐使，肯定是对包括“骊山晚照”在内的“关中八景”给陶醉了，还专门作画吟诗，镌刻于石，至今保存在西安碑林里，在那里我们可以领略到历史上“骊山晚照”的韵味。

当然骊山最使人陶醉的，还是它那得天独厚的温泉。说到温泉，就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安徽黄山的温泉、辽宁汤千岗的温泉等等。自然这些四面八方的温泉是各有千秋的。但从历史轶闻方面来说，谁又能比得上骊山温泉的丰富多采呢？就说骊山温泉为什么又叫“神女汤泉”的故事吧！据说是秦始皇有一次在骊山触怒神女，这神女便啐了他一脸唾沫，本来么，唾面自干也就罢了，可谁知这一唾竟使祖龙满脸生疮，从来天不怕、地不怕的秦始皇，也不由得神经脆弱起来了，只好连忙赔礼道歉。神女一看他的可怜相，就再用温泉水替他將疮痂洗掉。从此，这温泉便被赐名为“神女汤泉”了。

骊山之游，最富有诗意的一个余兴节目，就是在游山归来，意兴阑珊之时，去华清池洗个温泉澡了。华清池，万卉灼灼，杨柳依依，亭台楼榭，掩映其中，是骊山风景荟萃之地。在这儿，我们仿佛会有一种跨过了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可以看到杨贵妃沐浴的“贵妃池”（原名芙蓉池）；唐玄宗沐浴的“九龙汤”，以及他们君妃的寝殿“飞霜殿”，还有什么“莲花汤”、“海棠汤”以及荷花阁、桐荫阁等五光十色的亭台楼阁，令人目不暇接，乐不思归。只是再也听不到古代的靡靡之音，而听到的却是劳动人民的欢歌笑语了。其实所有这些建筑，据说大部分都是清朝时候按图索骥，揣摩古意重建起来的，经过解放后人民政府的修葺、扩建，才使这温泉面目为之焕然一新了。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就在历史上杨贵妃“洗凝脂”的地方，今天，我们的劳动人民正在洗掉身上的灰尘和疲劳，准备投入新的战斗。骊

山啊，快为我们备好坐骑，让我们跨马在四个现代化的征途上，一日千里地奔驰吧！

我爱骊山。骊山也爱我……

延安胜可游

银 笙

延安，是同“革命”一起被书写在历史的大书中的。她曾经是流通鲜红的血液到千百条革命道路的心脏，是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司令台。然而，你可知道，她还是一座悠久的历史名城呢？

循着悠远的路

偶翻《延安府志》，我突然看到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写的一首诗。“种柳穿湖后，延安胜可游，远怀忘泽国，其赏即瀛洲……”热情的诗句，真实的描写，立刻吸引了我。我喜欢回顾历史。站在历史长河的堤岸上去追根溯源，总感到有一层朦胧的尘雾阻隔着眼线。可是，当你临近古迹，见物触情，百千年前的古人古事犹若眼前。那当儿，你能回顾，能思索，能审视，能仔细玩味历史巨书中的动人篇章，这是一桩沉香醉人的趣事。

早在公元前 221 年，秦朝在延安这一带就建为上郡，后魏改为金明镇。隋朝初年，以延水取名为延州。唐、五代、宋、元等许多朝代，又被称为肤施。

肤施是什么意思呢？说是很久很久以前，毗卢王为了修道，来到延安城东的清凉山上。他心地善良，同情众生在人间所受的苦难，经常施舍周济穷人。一天，毗卢王正在洞中打坐，一只美丽的小鸽子突然跌落在跟前。紧跟着又飞进一只饿鹰，伸着利爪向鸽子扑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毗卢王一把抢起鸽子暖在怀里。他既不忍鸽子被吃，又不忍饿鹰挨饿，左思右想，从自己臂上割下一块肉，喂了鹰和鸽。毗卢王施舍自己皮肤救鸟的事终于打动了神灵，不久，他便在这座山上成仙了。为了纪念他舍身救生的精神，人们把这座山城取名肤施，直到公元 1369 年（明洪武二年），才改为延安府。

让我们循着古人的足迹到清凉山一游吧。

清凉山又名太和山。50 年前，这里楼房森整，齐舍数楹，佛钟清远，烟云升腾。“清凉八景”不必眼看，光听听名儿就引人神往。什么“仙人桥”、“桃花洞”，什么“撒珠坡”、“月儿井”。历代多有骚人墨客游览此山，留下许多题咏石刻，表达了“徘徊不尽登临意”的豪情。因为年久失修，一些古迹残缺不全，可仍有“定瘵泉”、“诗湾”、“水照延安”等迎接游客。特别是宋代开凿的万佛洞等 20 多处石窟，更是艺术的宝库，古代的劳动人民凭着一副锤钻一双手，造出了历史的奇迹！你看那佛像，不管是大如真人的弥勒佛，还是小不盈尺的弟子，有的正襟危坐，道貌岸然；有的和蔼慈祥，神态自如。真是千佛千面，呼之欲出。在总面积上千平方米的石壁上，完整地展现了莲花世界，真实地叙述了佛从出生到盘涅的全部故事。这故事曲折优美，娓娓动听，你的心灵不能不受震动，不能不受感染。

党中央在延安时，清凉山成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祥地。解放日报、新华社社、新华广播电台都驻设在此山，为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天，政府不但保护着革命旧址，正拨款逐步恢复清凉名胜。

在延安的土地上行走，总给人一种遥接古代的感觉。许多遗址，石碑，甚至一个发人深思的地名，都让人仿佛回到几百、几千年前，去会见古代的

思想家、科学家、诗人。

峥嵘赤云西，
日脚下平地。
柴门鸟雀噪，
归客千里至。

……

一个头束兰巾，脚穿芒鞋的古代诗人用他悲悯深沉的眼睛眺望大地，大声吟咏。

这是杜甫的声音。他不光是在羌村的草堂里挥笔疾书，还沿着山路，通过延安，奔向安塞。他在延安七里铺歇息的地方，后人建了杜公祠，就连杜甫路过的川道，也起名为杜甫川。

啊！那不是拥有大陆第一口油井的延长油矿么？还是古老的磕头钻机，还是陈旧的炼油设备，原油产量却连年增产，成为新中国石油的母亲。你怎能知道，近千年前，宋代的科学家沈括知署延州时，就利用未被认识的石油，造出了第一碗墨。

山、水、崖、碑、亭、洞……每一处延安的土地，都能牵起思古的悠情。苦难、愤恨、希冀、期待交织在绵绵的历史中，啊！这文物荟萃的边寨，这刻写文明的古城！

刻写在历史的丰碑上

漫步在延安街头，谁能不在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麓流连忘返？

最早的延安，是由五座相近的城组成。它“东带黄河，西控灵(武)(宁)夏”，素有“五路襟喉”之称。这是陕北高原的要冲，是边塞的雄灵。从1936年党中央和毛主席来到这里，延安成为了中外瞩目的地方，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向往的地方。

人们热爱延安，不仅仅因为这里是名人们涉足的地方。尽管轩辕黄帝曾在这里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尽管秦皇、汉武、唐宗曾在这里编导了威武雄壮的历史名剧；尽管秦大将蒙恬、公子扶苏，汉名将李广，唐大将尉迟恭、郭子仪，宋大将狄青曾在这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人们向往延安，也不仅仅因为这里是古代的战场。隋代刘加伦义军就在这里揭竿而起；李自成、高迎祥也是在这里举起了义旗；女英雄花木兰在这里替父从军；杨家将曾镇守在这一带……

延安虽然与许多古人古事连在一起，但真正使这座城市新生的，赋予这座城市以灿烂夺目的光环的，是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的山山岭岭上走走吧，哪里没有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枣园窑洞里，毛主席还伴着油灯凝神写作；杨家岭的大礼堂里，周总理正慷慨激昂挥手演讲；王家坪的大道上，朱总司令沉思默想又制定出一份战略方案。就是在延安的山沟里，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延安的土地是神圣的。20世纪的一代天骄，和群众吃着一样的小米饭，穿着一色的补丁衣，发出了一道道的指令。延安成了制造奇迹的地方。从窑

洞里走出来的“土八路”，像是受到了神仙的点化，产生了无穷的神力，竟让数百万日军土崩瓦解，让近千万蒋军一败涂地。

这是一块养育英雄的土地。别看黄土贫瘠，别看风光凉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以及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刘志丹、谢子长……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哪一位没有吃过延安的小米，饮过延河的水？

让历史退回到1947年吧。国民党反动派调集20多万兵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扑向延安。当时，我军留在陕北兵力只有两万人。党中央果断作出了撤离延安的决定。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将军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千山万壑之间进行大游行。有时敌人在山这面，我军在山那面。有时敌人在山下，我军在山上。有一次，眼见就要碰面了，毛主席镇静自若，还是巧妙地避过了敌人。直拖得蒋军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我军猛然一击，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大战役的胜利，彻底扭转了解放战争的战局。陕北的黄土山不愧是块精美的磨刀石，我军的胆略和锋刃是在这块石头上磨出的。如果你来这里访问，每一个山村的老年人，都会给你讲述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

延安也是一块伟大的土地。远古时期，这里是古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地方。进入20世纪的30年代，马列主义最早在这里开花结果。1936年12月24日，红军解放了延安，并设立延安市，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首府。陕甘宁边区不但是当时全国的模范，延安时期也是我党最辉煌的时期。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民主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发展军事、经济、教育、卫生、新闻、出版、文艺等事业，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成为社会主义祖国的雏形。就以粮食生产来说，1938年只有121万石，1944年就发展到200万石。过去衣不裹体的陕甘宁边区人民，不但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光景，而且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今天，当你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参观时，你会看到一系列的图表和实物，你会对孕育过革命的陕甘宁边区有更深的了解，你会毫不犹豫地高喊：“延安——你是新中国的摇篮，是一块金灿灿的历史丰碑！”

奇迹，却在今天

攀登宝塔山，令人撩起一种对自己民族生活的深厚感情。宝塔山的石崖上，范仲淹亲笔题的“嘉岭山”三个大字，被刷成了红色，熠熠闪光。满山上下，松柏浓郁，花卉放香。山上，正修建宝塔公园。绕过曲径回廊，还有一个两层的方形阁。虽然未必与旧时的摘星楼相似，总给人悠远深沉的回忆。

宝塔山巅有唐代宝塔，九级六棱，庄严雄浑。塔高44米，挺拔秀伟，像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成为延安的象征。

在宝塔近旁，最近竖起了一块残碑。仔细一看，原是《重修嘉岭书院记》。虽然历经风雨剥蚀，字迹依稀可辨。上面描绘了宝塔山的风光，歌颂了范仲淹的功绩。

目睹残碑，想象的羽翼可以把我们带到古代去。虽然隔着一道历史的门限，但我们仍能听到范仲淹的欢笑和叹息。

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当时的西夏兵不断侵袭，延州诸寨多失守，边民流徙，满目荒凉。正在这时，范仲淹受朝命兼知延州。他坚信只有国富，才能民强。怀着一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赤心，重整军务，

励精图治。没有多少日子，他筑成清涧城，修复了承平、永平等 12 寨。为了振兴延安，他大兴营田，繁荣商贾。山城无学校，他修起第一所书院；边城无游览胜地，他带人凿出鸟语花香的柳湖。短短几个月，延安出现了鼎盛时期，百姓安居乐业。西夏王不但不敢再侵犯，反而差人前来求和，并称呼他为“龙国老子”。

千年古事俱往矣。古时的范仲淹虽然有不少胜绩，但是比起 20 世纪的共产党人，却显得苍白无力了。

让我们登临塔顶，鸟瞰全城罢。

宽阔的柏油马路横贯南北，街树像绿色的卫士，守护在两边。大轿车、小卧车、大卡车往来穿梭。举目四望，过去赤裸的黄山现在披上了绿装。

再顺着延河走走吧，人们定会想起 1977 年那场特大洪水。短短几个小时，平时只有几百个流量的延河猛地涌来了九千多流量的水。两座钢筋混凝土大桥被冲毁了，十几米高的大树被连根拔了，数百间房屋倒塌了，北关、南关的街道顷刻变成烂泥滩。

这时，是多么困难啊！延安人民在政府的支持下，发扬了延安精神，又一次恢复了“创伤”。以前没有楼房，现在呼啦啦盖起了几十幢。简朴的延安人民，也尝到了“现代化”的味道。

延安的变化是神速的。也许你访问过新建的卷烟厂，也许你到过富有革命传统的毛纺厂、火柴厂、陶瓷厂，工人们都在浑汗如雨，奋勇争先。延安的工业总产值越来越高，积累越来越大，已经跨入了全省的前列。

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农村。只是三四年的光景，延安的农业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天地。粮食增产，生活改善，不少大队已经名列前茅。

如果你能坐着飞机周游一下延安的土地，你会奇异的发现，双百里林带葱郁壮观，千百座水库熠熠闪光。川道，原区的土地，赛似棋盘；山峁沟壑的梯田，重黄迭翠。千百年前的人们，以为天上有什么神仙皇帝，曾顶礼膜拜，祈祷终生。其实，真正的奇迹却在今天的大地上。延安人民就用自己的双手，把本来丑陋难看的黄土高原变得像刺绣一般美丽了。

秦蜀行随拾（节选）

高晓声

—

我有幸生长在苏南，这是一块值得称羨的地方，除了繁华之外，据说风景也很秀丽。不过人在画中不知画，我并不觉得有特别的好处。以前我除了上海扬州之外，足迹没有出过苏南，因此，对于风景，我没有比较，无法知道苏南有什么特色。从书本上常常看到两句话，叫做“山明水秀，鸟语花香”。我也不大服帖，总觉得这不算特色。难道出了苏南，山就不明，水就不秀，鸟就不鸣，花就不香了吗？所以，我写小说，总不肯写风景。我又常常听说，一到淮北平原，河北平原，关中平原，便看到土地辽阔，天空高远；似乎这就是大平原的特色。我也想不通。我只知道登高才能望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如同站在同一高度，视野应是一样。苏南也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也有尽收眼底的苍穹，为什么会比别处看得狭窄呢？

这次旅行，我脑子里自然就带着这个问题。

可也真奇怪，我站在西安北郊的平地上，放眼关中平原，确实觉得那里的土地比苏南辽阔，天空比苏南高远。

这究竟是什么缘故？我没有登高，我没有更上一层楼，我明明也是站在平地上……我无法理解。

我每天都在考察，每天都在想。

我望着，想着，疑疑惑惑，迷迷茫茫。有一次我忽然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亮点儿。那是一个小山包，亮点儿就生在山包的南坡。细细看去，那亮点儿不是别的，是一小片黄土，分明是收割以后刚刚翻转过来的一小片新鲜的黄土。

我立刻狂喜起来，因为我猜不透的谜，被它一下子点破了。

原来是一切都是黄土在作怪。

这被称为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是一片纯净的黄土，它和苏南的褐色表土比较起来，一个亮堂，一个灰暗。但是，它们往往都被绿色的植物覆盖着，使我们不能大片大片地直接看到，因而忽略了它的特异作用。而那一小片新鲜的黄土却提醒了我，原来是泥土的不同颜色影响了我的视野。这举目无边的黄土平原，像一面庞大无边的镜子，尽管被植物覆盖着，但仍向空间反射出极强的黄光，不仅照亮了它自己，而且也使我们看到的空间，要比褐土的苏南明亮得多。它使我们的眼睛产生了错觉，认为土地比较广阔，天空比较高远了。这就像同一个房间，光线亮堂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宽大些，光线暗淡的时候，会觉得狭小些。当然房间是不会变大变小的，只不过是光线在耍戏法罢了。

大自然的色彩产生如此奇特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水的颜色。纯净的水是无色的，但在苏南弯弯曲曲的河道里，水的颜色（假如不污染严重的话）却随着季节而变化。春来淡青，夏来深绿，秋天浅蓝而微黄，冬天就变得灰白了。其实水本身并未变色，不过是反映了各个季节植物（冬天则主要是泥土）的色彩罢了。这也许是构成“水秀”的一个原因。在关中平原就不会有这些色变，因为那里的河床是黄土或白净的石灰

石卵组成的，它们澄亮的色彩一年四季都起着主导作用。

至于苏南的山，说来可怜，又少又小，或者是孤立的小山包，或者是某个山脉的单薄的余脉；睁眼望去，一目了然，不及别处山峦重叠，云遮雾障。所以，“山明”虽是写实，却实不能为苏南生色。我们是不能把缺点说成长处的。

关中的花也香、鸟也叫，看来同苏南无异。也许鸟叫的效果有所不同吧，古人有“鸟鸣山更幽”之句，只可惜苏南已绝少这样的环境了。苟能找到因鸟鸣而更幽的山，也是游人如云，连鸟叫也听不见的了。如果形容秦岭、终南，倒反更为确切。

二

山西有座五台山，陕西也有一座五台山。山西的叫北五台，陕西的叫南五台。南五台不及北五台有声望；但它的“家庭出身”却是赫赫有名的。

南五台在西安以南约八九十里的终南山中。终南山是一丛群山的总称，奇峰异嶂，层层叠叠，纵横交错，气势磅礴。关中平原的人，向南走到这里，真像走到了尽头，不能再往前走了，“终南”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吧。终南山虽然这样庞大，它还只是秦岭的一个支脉。那秦岭东西走向几千里，南北裹卷万重山，云腾腾，雾蒙蒙，遮天盖地。终南山不过是它手臂上一块肌肉罢了。而南五台呢，就只能算是秦岭的一根汗毛了。

有一天，我们从西安驱车南出，先参观了杜公祠，在杜公祠所在的小山上俯瞰了杜甫川；接着又游了盛放唐僧骨灰的兴教寺，然后便直驰终南山。

到西安参观的人，如果不到终南山，总觉得路犹未尽，意犹未尽。我们想看一看终南山的气势，也想看一看五台山上的铁瓦寺。据说铁瓦寺建在五台山的峰顶上，天风狂飚，不仅能“吹我屋上三重茅”，就是普通的瓦片也盖不住，所以都用生铁铸成。我们谁也不知道五台山在终南群山哪一处，但总以为那样一个大目标是不难找到的。

汽车飞奔着正对终南山直闯过去，我睁眼直瞧，忽然发现了一种反常现象。我们苏南的山，一向是愈靠近它，它就愈大。可是这里的山，倒是愈靠近它愈小。汽车越往前闯，就只见前面的山峰一个个倒下去，好像害怕汽车把它撞痛似的。我当时非常惊异，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竟不敢告诉我的旅伴。

后来，汽车沿公路环绕着终南山盘旋，我们下车问了几次，才弄清汽车不能直达五台山，必须下车步行，转过几个山头，才能走到五台山脚，再上行20里，才到铁瓦寺。当时日过晌午，饥肠辘辘，人倦马乏，无法前进，只得知难而退。想不到在终南山转了几个小时，竟如大海捞针，连五台山的影子都没有看到。我们真是到了山的海洋，山的森林里来了。

汽车背离终南山开走时，我又连忙回身去看。这时我看到原先倒下去的山峰，又一个个竖起来了，而且随着汽车的背驰而越来越高。我这才相信我的眼睛并无毛病，这个奇特的现象是实在的。接着，我就恍然明白。我完全看懂了，过去我在苏南，看到的是一座座孤山，当然是越靠近它越高大。而这里呢，我看到的是群山；在很远的地方，我可以看到纵深处的许多山峰，这些山峰能够被我看到，是因为它比外围边沿的山峰更高大；但是当我越来越靠近的时候，边沿的山峰就越来越挡住我的视线，纵深处山峰的可见面也

就越来越小，好像是慢慢地倒下去，一直到看不见了。而当逐渐远离的时候，边沿的山峰挡住我视线的面积越来越小，纵深处山峰的可见面也就越来越大，便又像竖起来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长进了知识，我觉得很愉快。这时候，我分明看见，在那越来越竖起的许多山峰中，有一峰顶上赫然筑着一座房屋，远远看去，只有巴掌大小；云绕雾缭，恰如腾空建起的楼宇。我想这大概就是铁瓦寺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别时偏又送行来。可惜机缘已经错过，只能遥寄相思了。想到这里，我未免动情，不觉举起手来，向它轻轻一挥。

三

当然，不管是在苏南还是关中，站在同一高度，看得都一样远。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苏南同关中一样大。一个人的视野极窄，站得最高，也看不到世界的尽头。世界究竟有多大，总是在你的视野之外表现出来的。

西安不愧是一座著名古城，不到这里，对祖国的历史就不会有那么清晰的印象。这里是一个历史博物馆，到处都是历史的信物；而且分布极广。它是那么丰富、浩瀚，至今还摸不到边际。例如秦始皇墓前的兵马俑坑，现在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可是1974年以前，还了无人知。自从发掘以来，又有了更多的发现，由此可见埋在地下的文物，正不知还有多少。

现在的西安市，面积也不算小，大概可以和南京称兄弟吧。市内的文物古迹，比比皆是，著名的碑林、大雁塔、小雁塔，都在这里。信步浏览，往往忘返。特别是碑林使我喜出望外，历代名书法家的字碑，大劫之后，竟都保存了下来。子孙万代，都要谢谢保护人。但这些都还是小焉者也，庞大的历史信物，市内是容纳不了的。东西南北四郊，都有国宝。都有大家伙可看。前面讲到驱车终南山是出南门，据西安作协吴祥锦同志告诉我，唐代的长安，比现在的西安大七倍。从南郊一直延伸到终南山脚，都是古长安旧址。证据当然很多，我不是考古家，不懂这些。想起白居易那首名诗《卖炭翁》，在终南山里烧了炭，能拿到长安市上来卖，想必路总不远。可现在，西安市距终南山40多公里，没有汽车休想运来。那“翁”烧了炭也没法卖。据此，我相信吴祥锦同志的话。那天我们出南郊，一来一去，几乎花一天时间。去东、西、北郊，无不如此。记得有一天参观长陵和昭陵，往来近两百公里，在车上跑的时间大概比参观的时间多三倍。回到半路已经夜了。运气极坏，下着不大不小的雨，偏偏车子又出毛病，进退不得。多亏驾驶员同志，吃得来苦，他一个人用雨衣垫着身子，在车底下泥地里仰天躺着修了好一阵，才把故障排除。现在想起这件事来，还像当时一样亲切而感动。

到此为止，我才知道关中平原是多么辽阔。我在苏南，凡坐汽车，从未有超过三小时的，通常不过几十分钟。长达一小时，就不耐烦，当作长途汽车了。想不到在这西安地方，一坐汽车就是半天、一天，真是开了眼界。由此也可见到了西安之后，要能到处参观一下，实在也不容易。该去的地方那么多，分布的区域那么广，我们走马看花，总算花五天时间都跑到了，这完全靠西安作协的热情帮助。要不然，再花十天也难。

这不禁又使我想起了苏南，我的这块乡土，夹在太湖和长江之间，只好自认狭窄了。狭窄也有好处，比如几个著名的风景区域，如南京、无锡、苏州，凡可游览的名胜，都只需坐几分钟汽车就可以到达。可惜都规模太小，

没有大家伙，容不了人。而人又偏偏很多，因此那小规模的风景区，就挤得像闹市一般，没有什么情趣了。假使不把它扩大，就该设法把游客缩小成蚂蚁；那么，小如盆景的游区也就天地宽广了。

其实，苏南的大家伙也是有的，太湖便是一个。但要有点气魄才能开发。无锡市有个五里湖，坐落在蠡园、鼋头渚之间，天然风景本来就好；只是不曾想到要搞这么大的家伙，所以任它荒芜。既无沿岸设施，更想不到要利用水面。按理说，北人骑马，南人乘船，由来已久。可是搞风景区，竟不会打水面的主意，硬叫人挤在岸上当旱鸭子，也是怪事。

一个五里湖尚且如此，就不必侈谈太湖了。不过近年来据说有了规划，很好很好。

神农架书简

高 原

—

你还记得吗？在我们原来的印象里，神农架不过是几架荒山而已。它之所以小有名气，据说是发现过野人，有那么一层原始的、神秘的氛围罢了。到这里一看，不对了，它北挹(yì)武当，东接保康，西迎巴蜀，南临长江，山川交错，峰壑连绵，气势雄深磅礴，总面积达 3200 多平方公里！其主峰傲立群山之上，像一代君王俯视文武百官，不仅原始，而且壮美到了至极，妩媚到了至极！

去年春天，我们一起登上泰山时，你曾欢呼雀跃，赞叹不已。确实，登上泰山，便“一览众山小”了。可泰山不过海拔千余米，而神农架呢？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山峰就有六座，二千余米的不知其数！由下仰视，危崖高不见顶；临崖下望，心惶惶然要蹦出喉咙。北方大山多石，有点植被也是这一块，那一撮，像癞子的头，难看得很。神农架的山山岭岭却到处一片苍翠，宛如少女浓密的秀发。登高远眺，重岭叠嶂，似辽阔大海的碧波，一层层向远处逶迤而去。色彩由墨绿渐渐淡去，淡去，最后消融在天与地的交界处。倘若朝日东升，或者金乌西坠，彩霞把半边天空烧得绯红，青黛色的峰峰岭岭都镶上一道道耀眼的金边，那景色就更为壮观！

当然，一片伟岸嵯峨的险峰危崖之间，还常常可以看见一群群精巧玲珑的小山。第一天出游，我们的汽车从号称神农架第一重镇的松柏镇出发，驶上山路不久，便戛然而止。下车一看，我们都惊呆了：公路两侧的平坡上，七八个小山峰并排拔地而起，直刺苍穹。有的作宝剑状，有的成笔杆形，有的仿佛灵芝，有的恍若玉笋。山上这里一株那里一株，挂满了老松古柏；山壁被苔痕染成深黛色，在周遭淡青的群山陪衬下，显得越发凝重、挺拔；山路为洁白的飘带，从小山间逶迤逸出……那景色真是奇美。摹下来不加任何修饰，就是一幅极好的水墨山水画。果然，林区党委书记老徐说：“这叫画屏山。”你看，那么贴切，多么美丽的名字！

离开画屏山，我们直奔巴东垭。垭者，山之口也。巴东垭海拔二千八，像一位修长俊俏的少女紧紧依偎着神农峰。登斯垭，时值正午，阳光强烈，眼前烟波万顷，远山只显得出些许的轮廓，浩渺的扬子江也仅成一条隐约可辨的细线。脚下，是深不可测的山涧。一大群墨绿色的怒崖从涧底突兀而出，错落参差，各显奇态。老徐说：“难得！这里风景殊佳，但十有九云，常让人乘兴而来，扫兴而归。今天你们有福，赶巧了。”我惶悚地轻移脚步，挨近崖头，洞底是淡青色的，看不很清楚。正凝视间，突然，淡青中隐隐约约浮出一丝丝白来，转眼便浓重起来，壮大起来，并且开始缓缓地、从容不迫地上升。原来是云！这团团浓云不断上升，漫过了山崖的腰，漫过了山崖的胸，漫过了山崖的顶，最后，漫过了我们的腿。我们仿佛腾空了。再看身后，一大团白云扯成带状，正顺着山势，下飘，上升；下飘，上升，在一片苍翠中勾出一个个硕大的“U”字，恍如一条巨大的拂拂飘动的哈达，奇妙得很。想来，神农架确是神奇，连云彩都有这样的灵气。

二

这里的山路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奇险、神秘、绮丽。

神农架原来并没有路，现在的路是 60 年代初硬用炸药在山脊上炸出来的。路的一边是陡峭的崖壁，一边是万丈深渊。路面宽仅数尺，两车相会，须紧挨缓行，稍不留神，便会葬身渊底。路又很陡，车子喘着粗气，才能一点一点地爬上去；突然间又是个大下坡，车速陡然加快，轻扬而下，心肌便猛收缩。这时，你若向后看，公路就像车轮搅起的一条巨龙，正凌空飞腾。路上拐弯处极多，常常是 360°，720°。弯连弯，有时成螺旋形，有时成 S 形，弄得司机手忙脚乱。车在路上行，人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处于“一级战备”，紧张得快要爆裂开了。

我们的车子开上了一个很高的山垭。从窗口遥望对面的山崖，只见一片苍翠葱茏中，古灰色的山路依着山势，在群山的腰际横向起伏飘动，划出无数个大小不一的弧圈。阳光照在上面，闪烁着微微银光——造化成就了伟岸的山峰，人类便顽强地在那上面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痕迹，真令人感慨万千啊！和这山路作伴的，有白云，有彩霞，有葛藤，有苍鹰。白云多处，不见山路；白云少处，不辨孰云孰路。实在绮丽得很。

山里多瀑布，乘着车在山里跑，崖顶上、山腰上随处可见。细的不盈尺，阔的有丈余。有的笔直而下，一道白线直贯山脚，有的曲来仄去，在苍色中划出优美的轨迹；缓缓而淌者，悄无声息，汹涌怒泻者，声若奔雷。最后，瀑布们在山洞相会，集聚成一条条梦一般迷蒙的溪流。

昨天下午，在酒壶坪林场吃了饭，我信步走到一条小溪旁。溪水清澈见底，溪底是红、青、褐、黄、白的五彩卵石，鲜艳得很。卵石大的如斗，小的如豆。溪水轻轻地流，卵石在水中晃悠悠地动。周遭一片静谧，只听见哗哗的水声和溪边藤萝浓郁中不知名的鸟儿的啼唱。我蹚着水，在溪水中拣了三块红白相间的彩石，随手把玩，无意间，竟拼成了一只色彩斑斓的鸟！我将把它带回去，想你一定喜欢的。

三

你如果以为，神农架的价值就在于我所描摹的这些或壮美或绮丽的景色，那你就错了。不，神农架的真正价值在于它那浩瀚的、苍茫如大海的原始森林！

神农架林区有林面积 240 多万亩，木材蓄积量 1500 多万立方米，树种则多达一千多个。世界上濒于灭绝的、被称为“活化石”的香果树、水青树，花片洁白，外形似白鸽、号称“中国鸽子树”的珙桐，千年古杉铁坚树等奇珍植物，都是神农架的宠儿。这里还生长着各种经济价值很高的林木：楠木、樟树、刺楸、青冈栎、华山松、马铃薯……整个林区奇花异草数不胜数，飞禽走兽比比皆是。金丝猴、金钱豹、白熊、飞鼠、锦鸡等珍稀动物，都是这里的常客。神农架既被誉为巨大的植物王国，又被称为天然动物园。

老徐告诉我们，神农架虽然是一座万宝山，多少世纪以来却被紧锁云雾中，沉睡如死。英帝国主义曾经企图修筑铁路，进行掠夺，国民党的林业部也曾一再叫嚷“开发神农架”，并派了一师人马进山，但结果都是南柯一梦。只有解放军，沉睡千年的神农架才真正苏醒了。60 年代初，八千大军入林海，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才初步打开了这座“绿色宝库”的大门，揭开了神农架的秘密。

然而，迄今为止，神农架的开发建设远未完成。这里的优美风景区如辟为旅游点、疗养地，定会游客云集，名播天下。珍奇动植物如深入考察，加强研究，其科学价值经济价值也是无量的。更不用说木材、矿藏的（这里矿藏也是很丰富的）开发和利用了。当然，这一切需要人，需要有专业知识、专门技能而又有志于林区建设的人。

昨晚，我参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文艺晚会。数月前，神农架林区党委求人心切，在报上登了一则招聘启事。结果，一下子收到了1600份应聘信！党委成员一合计，先挑一批，邀请他们来看看，愿留的，热烈欢迎；想走的，热烈欢送。于是，第一批青年科技人员兴高采烈地进了山。一个星期后，31名应聘者除一人表示要同未婚妻商量商量外，全都要求留下。昨晚的晚会，就是他们发起的。他们要借此答谢林区党委的盛情接待，表达自己参加林区建设的壮怀。这是一个真诚的、热烈的晚会。青年们唱歌的唱歌，起舞的起舞，赋诗题词，激动不已。有个戴眼镜的青年朗诵了一首散文诗：

山间的路，美的精灵——时而弄潮于无边的绿波之上，时而翱翔于五彩的云霓之中，时而负着鲜花、芳草、麋鹿和丹鹤，飞升于天与地之间……

沿着这路，我们的祖先走出了深山——于是，文明诞生了；

沿着这路，我们又走进了深山——于是，向自然进军的号角吹响了！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群情激奋，每个人的心中都燃起了献身的火焰，舞步、歌声更热烈、更豪迈、更奔放了。我胸中也燃起了青春的火焰……终于，一个念头跳进我的脑海：参加进去吧，这里也有我们的事业！

……

昨天一夜，今天一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你看怎样？一起来吧！青春即将逝去，让我们的中年伸出硕果累累的壮枝吧！

河西走笔

杨闻宇

祁连雪色

两千里河西走廊，“走廊”名儿谁起的，起于何代？谁也弄不清。走廊的地面太空旷、太阔野了，西上的列车，速度显得慢，气势也不雄壮，旅人静坐窗口，常常凝望南面的祁连雪峰，沉思，默想。

千里素白，横亘长天，不同于中原的青翠山峦，不同于岭南的雾峰云岭。伏天，雪水融汇成万千条无名小溪向下奔流，山中雪线便徐徐地往上方推移，下奔的溪流是那么湍急、紧迫；上移的雪线又那样的迟缓、冷静。雪花飘落人间，纯洁是纯洁；却从来是短暂的。祁连山，却将纯洁素练似的摊开得这样长远，贮存得这么永久，旅人留恋它，它又总是与旅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高度。

掠过绿洲，走廊地带没有多少草，芨芨、沙蒿、骆驼刺，呈灰黄色，又紧紧地贴住地皮，仿佛是几个黄干腊瘦的老人的剪影贴在戈壁上的。这辽阔而贫瘠的画面上，动物里最肥的是宽角绵羊，最高的是褐色的骆驼，羊与驼是靠细致、耐心地，一遍一遍地啃啮稀寥、带刺的草，一枝一叶，一撮一股，才成就了自身的肥巍。没有祁连雪山抛下的流苏一样的无数细流，漫漫戈壁会连这可怜的小草也没有。小草，是雪山乳汁滋养着的绿色的琴键，驼、羊，是键盘上缓缓弹出的流动的音符，丰满的音符。

走廊里常走风沙，风沙用粗糙的巨掌，用野性的脚板，踢踏得千里长廊光秃秃的，外表上简直存不住什么有价值的物什。因为有了祁连雪，很古的珍宝，反倒给保护住了。酒泉西南 50 里的文殊沟里，有创建于南北朝及北魏、隋、唐的庵观寺庙 300 余座，石室、洞窟 30 余处；安西县城南 70 公里，是万佛峡，在踏实河切割成的两旁崖岸上，还存有 40 多个洞窟，窟里有座唐代的佛爷坐像，22 米高，头还没有顶出踏实河岸；敦煌莫高窟，在大泉河西岸的鸣沙山下，存住了 492 个洞窟，数千身塑像，最高的 33 米。东千佛洞、西千佛洞我没有去过，单是这文殊沟、踏实河沟、大泉河沟，不都是祁连雪水千秋万代地奔流、切割，才形成的么？！祁连山上倘若没有雪，在这暴戾、残酷的大漠上，永远微笑的佛爷群、非男非女的菩萨们，哪儿去栖身呢？平川洼地聚湖泊，高原沟壑藏墟落，沙漠里深深的河谷，是神仙们的安乐窝，人们世代代给佛爷、菩萨进香、礼拜，佛爷、菩萨也应当向祁连山叩首作揖的。

走廊北侧，断续的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比祁连山矮多了，祁连山是屏风，它们就只是屏风下的茶几、小凳。这里燥寒交袭，剥蚀严重，砾石裸露，分布着地质队的钻塔。钢质钻杆，金刚石钻头，呼隆隆向地心钻探。下面不见土，尽是一层层大理石岩、灰岩、花灰岩，钻机日夜高速运转，钢石研磨，钻杆里得不断地还水，降温。这水，是一辆辆卡车从疏勒河运来的，是祁连山的雪水。刚柔相济，冷热并进，工人们才从千米深的岩芯里探出了闪光的钼、银、铅、锌等矿藏。一旦断了水，要不上几秒钟，价值昂贵的钻头就会烧毁。在人手里，要用空际的雪，浇灭地下的火，地底才肯奉献出宝藏。

祁连雪从高处所输送下来的是生命，是珍宝，是力量，另外也育过一系列顶风而进的人物。除精骑轻行的张骞、虔诚合掌的玄奘、“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的林则徐之外，“鹵薄山河暗，琵琶道路长”，还有那和亲远嫁的细君公主、金城公主、文成公主，他们含辛茹苦，仰对祁连，也深深地吮吸着祁连清气，领略空际琼瑶的高洁情愫了。“燕颌虎项，飞而食肉”的西城都护班超，居塞上三十一载，晚岁上疏乞归：“君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年轻时从高洁的雪山底走出去，暮年里也乞求归骨于始终高洁的雪山下，磊落襟怀存得住冰雪，所以也就是名垂青史的“英雄”。肃州酒泉里涌流的雪山水，真不愧是天地间最纯洁、最清醇的酒。俗世的酒瓮酒缸十年二十年封埋于地下，走廊的酒，却永远贮存在寒素彻冷的云天里，拂晓昏暮，祁连山巅云山苍茫，唯见雪峰一道，银龙似的，蜿蜒浮游在白云里，在白云里酿酒哩，龙体透亮，比白云亮多了。

河西走廊不能没有祁连山，祁连山又绝对不能没有雪。遗憾的是，当代的走廊仍嫌太空旷了。矮树零散，泥屋小小，乘车穿行，不像关中，中原，幽燕，江南那样，村树簇簇，城垣似地隔断视野，望不出多远。这儿静物中最显的，一是被长风切断剥蚀着的汉代长城，二是牛腿粗的杨树。汉长城乃打垒夯筑而成，原本结实，对当地居人已毫无用场，就像报废的列车车厢，历史的负载太重，一节一节被甩脱在走廊，再不能动了。有的被风沙揉搓成马、羊、狮、驼的模样，石相生似的，孤落落列成一行。杨树生长在一片片一坨坨的绿洲上，它们能苟活于渠畔，与长城相反，恰恰是因为对人有用（且是速生材，很快就有用）。松槐生长慢，周期长，急用的人们就不大种植，在内地，松槐多高擎于寺刹梵宇，山沟野陵，在这儿，松树就只好长到人烟稀少的祁连山里了。取用过急，走廊上这杨树也就长不大，把招手卡，够材料了，明晃晃的斧锯就上来了。用这等木料作栋梁盖房造屋，又怎能高大、怎能宽敞呢？树矮，风就厉害，风疾，小泥房只好学那枯黄的刺草的样儿，匍匐在地上，从生态来讲，这就是恶性循环。

这缺陷，有负于祁连雪山的高情厚意了！人间尚高洁，大地要春色，雪水乳汁哺育着的河西走廊，人事理应是坚韧的、顽强的，草木也应是华滋的、繁茂的。

风库安西

出嘉峪关，戈壁渐渐开阔，沙漠也雄浑起来。有人说，这里是诗人想象的翅膀张扬得最恣意、最自由的所在，其实，诗人独占不了，这里也是内地各色人等流放巨大梦幻的地方。

沙海蜃景，时现于前方，动辄是清漾漾的湖泊，波湛水碧，淡烟浩渺，舟巧岛碎，倒影历历，明明在前边不远，飞一样的小汽车无论如何也撵追不及，车速太紧，竟消失了，没有了，车外只留下一片炉渣样的戈壁，望之悚然。传说，河西上古时代为西海，汪洋恣肆，鸥飞鲸扬，是喜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隔断印度洋，水退了，水鸟水族，能走的走了，走不动的灭了，海底就现亮出沙砂石块儿来了。如今，这古老的海底沉积物仍做着残留的清波梦，海魂在斜阳梦境里时时来撩拨燥热，爬行的汽车像水底的小甲虫，我们坐在车里，窥见这梦影了，竟一时发昏，想企及它、进入它，怎能呢？

嘉峪关西北边的黑山，灭绝人迹，黑山崖石上却有稀奇古怪的石刻，石

刻被仿制成方砚形的块儿，正摆在嘉峪关的大玻璃窗里出售。光怪陆离的刻纹，表示什么，谁刻的，刻于何代，一下考证不来，但听考证者说，这黑山石刻的纹样，与内蒙古的阴山石刻，与广西的花山石刻，三地竟一模一样。于是，有人怀疑这是别星球上的天外来客的作品了。买的人也就一下子多起来。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诗苑里著名的佳句。小车司机和同行的画家老冯，还有一位地质队的陈师傅，是经常在沙漠行走的人。他们认为，“孤烟直”里的烟实际上指的不是烟，而是大漠上的龙卷风。此说我在书本上见到过，死活不敢信。车行数日，夕阳沉没之时，远际天边不时见到龙卷风旋起的沙柱，笔直插天，似乎不动，至此我才信服了：古人行经大漠，渴热得要死，还要烧什么呢，光溜溜的沙上，又有什么可烧的呢？即便是无风天里的烽燧狼烟，无论如何也无法与磅礴的长河落日相般配。千年前的王摩诘，能化此迷离远景成好诗，眼力不俗，笔底也真绝。

疏勒河畔桥湾附近的沙漠上，距公路不远，有一寂寞古城，黄土版筑，粗率简陋，但见城垣尚好，雉堞女墙犹齐，城外城里，尘沙铺地，空空如也。中原土地上的城是砖城，十有九被拆了；河西沙漠上的城尽是土城，十有九还存在。此城叫梦城，起因是康熙皇帝夜晚做了个梦，梦见一座奇幻的城，翌日上朝，就要臣子把这个梦在生活里给寻找出来。人稠的地方，臣子不便撒谎，于是就在这远远的荒漠上捏造了个土城，驿马飞递，传报京都，去证实康熙皇帝的英明、远见……城还在，可惜闹不清楚，当时的康熙听到驿报，是怎么表态的，笑呢，怒呢，还是缄默？

沙尘幻影，人臣仿真，搅得我乏因的头脑晕晕忽忽。黄昏时分，小车飞似地驰进了安西县城。安西乃有名的“风库”，一年里，八级以上的大风达90多天，吹得天昏地暗。我们赶得巧，天光晴和，微风不兴，满眼水晶宫似的空明。县城新筑，典型的洁净之乡。一律青砖平房，玻璃明窗，房前统一是砖砌花墙，花墙间门楼低矮，格式雅致。街道水泥地面，宽直干净，没有坑洼补块，没有沙尘纸屑，也不见一个清洁工人，“风库”多风，秽物大概全都刮走了，吹得没影儿了。街两旁种花，一人高的波斯菊，蝴蝶大的朵儿绽得正繁，波斯菊茁壮，将花畦里掺杂的芨芨、芦苇挤成头发丝一样的茅草了。城外密密匝匝，尽是沙枣树、柳树、胡杨树，一律低矮短粗，一律不见根脚，风库里风要出入，树木就向丛莽状态分枝生长，一丛丛团聚着，一簇簇封裹着，风可以从它们头顶碾过去，吼开来，却拔不掉它，摧不折它。绿树像千万把上举的扫帚，扫净了风的巨轮，扫净了风后的长天。

适逢农历八月，我们的小车直接开进了瓜市。暮色眼看漫上来了，瓜市不散，西瓜、白兰瓜、黄瓜、可可奇、南瓜、冬瓜，堆堆相连，就像诸葛亮摆的乱石阵似的，稍有不慎，会绊倒在瓜堆上。兰州的白兰瓜一斤已经三角了，这里四分、五分，割一牙儿啃啃，甜得你放不下舌头，汁儿粘得张不开嘴唇。买瓜的不多，到处都是吃瓜的，瓜市靠花墙立放着一排瓮粗的大汽油桶，瓜瓤、瓜皮往里扔，远远就闻见一股甜腻诱人的香气。风库甜瓜，名不虚传。过往的卡车，用麻袋买瓜，下来的司机都故意地显出倨傲样儿，卖瓜的反倒低眉下气的，因为瓜儿太多了，不求人就卖不出去。

夜幕降临了，天旷星朗，一月如钩，给房与树的剪影，镀上了一层油油的青光。汉代，这里叫冥安县，唐朝，改称普昌县，宋称瓜州，清代才叫安西的。安西那时候处于中西交通要道上，是河西重镇之一。旧县址就在新城

的东北角，紧相毗连，前些年废弃了，土基旧墙，风化瓦解，快变成大漠上的亚丹地貌了。

千百年来，这里走过骆驼客和牧羊女，走过单于与可汗，也走过戍卒和将军。刀戈、长鞭、鼙鼓、羌笛，都像风库里的风一样，远远地去了，一去不返了。眼前的安西城，崛起的是一尊崭新的勇敢的生命，是一个强健的、弓箭样的灵魂。

我们从旅途上的梦幻状态进入了安西城。安西城却决不是一个短暂、甜蜜的清梦，它是一颗在风地里闪射光彩的沙海明珠。

察尔汗盐桥

李若冰

吉普车驶出了噶尔穆，昆仑山渐渐地远去了。

可是，我心里仍然惦念着昆仑山下的筑路工人们。不正是这些英雄，在高寒地带，跨越天险，修通了千难万险的青藏公路！不正是这些好汉子，在筑路的同时，又创建了一座戈壁之城——噶尔穆么！

太阳当空，和风吹拂。我们又在他们修筑的噶（尔穆）敦（煌）路上驶行了。

大戈壁滩笼罩着灰黄色的雾气。虽然，搭眼看去，几乎没有引人注意的东西，荒芜呵，萧条呵，多么凄凉的风砂地带！可是，当你晓得，英雄们曾经在这里走过，他们还正在这里创着江山，那么，你不会觉得眼前的一切又是充满生气和动人的么？

而且，低下头来，沿路望去，可以发现许多小小的野麻，遍地丛生，迎风摇曳；虽然不显眼，粘着一身尘土，却显得强劲，葱绿。一棵棵白刺，从砾石中挺起腰身，舒展着枝叶，犹如戈壁之莲；即使在暴烈的风沙里，它们仍然密结着丰硕的果实。还有那红干细枝的沙柳，披着一缕缕青丝，遇人低头蜜语，你不由得会惊叹它的鲜丽和婀娜的风姿；而且，它也是从干渴的沙滩上生长出来的。

车里，青藏公路管理局长慕生忠将军，一直抬起头，望着窗外。他虽已年迈，两鬓花白，可是，对戈壁滩却怀着雄心大志。他不时地指着滩地，说：“这地方，什么宝贝都有！你看，野麻，据说可以织出上等衣料！如果我们给它追肥，不就会长大，长高，还可以繁殖吗？这营生，可以干！”

他眨着眼，沉思地一笑。在柴达木生活的人，看见盆地的任何东西，都是珍贵的。野麻，可以织出上等衣料；那密结着红色或黑色小果的白刺，据说，顺手可以摘下来吃，是一种稀有的枸杞类药材。沙柳，勘探者很喜欢它，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利用它的枝条，可以盖起又别致又避风的土屋。在柴达木、高山、峡谷和滩地，你随时都能遇见这种土屋。

可是，我们驶过一片戈壁滩以后，眼前的景象完全变了。

这里没有了一枝野麻，一根小草，这里是一片辽阔的湿漉漉的田地，土壤肥沃，呈黑红色，好像几百台拖拉机，刚刚在这里翻新过似的。而且，它是无比地浩大，宽广，你怎么也找不到它的边际。真是气势磅礴，惊心动魄！

慕将军说：“我们进入察尔汗盐湖了！”

原来，这就是察尔汗盐湖呵！早已听说过这个名字，早已向往这个地方了，可是，走到了它的面前，却认不出来。我举目四望，发现在湿漉漉的大地上，闪烁着无数星星点点的光亮，仿佛这里又刚刚播种下银色的种子。多么绮丽的盐湖！现在，我们已在盐湖上面驶行，脚下就是取之不尽的盐的宝藏了。

可是，人们说，湖上有一座盐桥，它在哪里呢？

吉普车飞跑着。突然，湖上闪出一个白点，驶到跟前一看，原来竖着一个木牌。

“盐桥！”将军掉过头说，而且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时候，吉普车发威了。它一闪过木牌，声音轻了，走得快了。瞬间，

你好像觉得它离开桥面腾空飞行似的；但是，你不会觉得颠簸，只感到轻松、平稳，舒坦极了。俯视桥面，黑亮黑亮，似柏油路，又平又直，又宽又硬，仿佛一条笔挺的长河，一直飞向远方。虽然，这里没有平地架起的桥梁、桥墩，也没有雕刻的石桥头、石栏杆。这里只有一条修筑在盐湖上的桥面，一条看起来动人，走起来畅快的桥面。这是一座怎样的桥？它会唤起人们多少快乐和幻想！

有史以来，谁可曾看见过或听说过什么盐桥吗？现在柴达木竟然出现了盐桥，我们竟然就在盐桥上行走着。这真是人生一大见识呢！

这是出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奇迹。它就是曾经修通了青藏公路、驻扎在昆仑山下的筑路工人们创造的。和我同行的慕生忠将军，也是修筑这座盐桥的指挥者。这一阵，将军泰然自如，望着盐桥，乘着吉普车飞行。可是，当年，为了修筑盐桥，他和工人们伤透了脑筋哩。

1954年3月，为了修建噶敦路，一大批探路工人，吆着五百峰骆驼，从敦煌出发了。那时候，柴达木荒无人烟，探路是艰难的。用将军的话说，工人们是拿着指南针“硬探”的。当他们翻山越岭，“硬探”到察尔汗盐湖的时候，面临着一望无际的盐湖，只有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怎么办呢？

工人们伤起脑筋来了。想一想，线路绕过盐湖行吗？湖大无边，绕到哪里去，又怎么个绕法呢？不行，绕道费工费时，绕不起这个圈子。那么，噶敦路非要从盐湖上通过不可了。可是，在盐湖上修路行吗，历史上有过这个先例吗？这是开发柴达木的一条必经之路，工人们研究了盐湖，想了些法子，可以说是异想天开，打破先例，毅然决定在盐湖上修路了。

筑路工人们行动起来了。一切，就地取材，就盐取盐。从表面看，盐湖湿漉漉的，很松软似的，可是你用手扳，坚硬如铁，动弹不得；如果你鼓足全身力气，非要扳起一块不可，也许可以扳下鸡蛋大小一块，可是手指得疼上几天，而且往往会刺出血来。或者，这也正是在盐湖上可以筑桥的一个条件哩。然而，盐层再怎么坚硬，也经不起钢钻和手榴弹炸吧。于是，工人们就日以继夜地钻探、爆破、开挖。同时，工人们发现用盐块铺好桥面以后，再搅拌起盐水，通通浇上一遍，桥面不但更加坚硬，而且平滑如镜。就这样，没有花几个钱，没有用多少工，噶敦路修通了，一座盐桥出现了，一件空前罕见的奇迹诞生了。

奇迹在英雄们手里诞生，并不奥妙，也不复杂，往往是平凡的。为了开发柴达木，我们的人民什么奇迹都做得出来呵！

朋友，也许你还有些疑问，也有些担心吧：如果天要下起雨来，或者下起雪来，那盐桥不就垮了吗？人不会跌入盐湖去吗？不，垮不了，跌不下去。妙也就妙在这里。在广阔而又干渴的柴达木，非常地缺雨缺雪，尤其在盐湖上，就更难和雨雪照面了。当然，缺雨缺雪，不是一件好事，没有法子，老天爷不睁眼嘛！可是，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它使得人们在柴达木筑起了一座盐桥。而且，这恐怕还是世界上罕见的一座盐桥哩！

将军有趣地说：“当时，桥一修好，我们插了一个木牌，上面写着：盐桥长三千一百米，时速限制八十公里！”

有意思极了。一般公路桥，都竖有牌子，不是加速，而是降速；一般汽车，一小时五十公里，就够快的了，盐桥上却写着“时速限制八十公里”。过往的司机们，看见这个牌子，一定非常喜欢，一定要在盐桥上放快车，过过瘾了。

当时，将军还为盐桥写过一首诗。他顺口朗读着：

咸盐筑路成稀罕，
咸盐架桥世无双；
盐桥横跨察尔汗，
桥身会长超万丈！
盐桥东西无边际，
盐桥南北好风光；
南望昆仑北祁连，
湖光山色引人恋！
风平浪静神气爽，
平硬直宽比长安；
工程科学新发展，
建筑史上创纪元！

在盐桥上驶行，我和将军谈盐，心里很愉快。柴达木盆地有多少盐呢？我想起所走过的线路，青藏、噶敦公路也好，茶（卡）茫（崖）公路和许多通往农牧区及石油探区的支线也好，都是找附近现成的咸盐铺成的。我曾经在盆地东南边缘，访问了出名的茶卡盐池，它出产的大青盐，味纯可口，远近闻名；一个场长说，茶卡盐储量五亿吨，可供我国六亿人口吃一百六十年。然而，这只是柴达木一个小盐池，经过初步勘察，已发现有柯柯、昆特里和察尔汗等六七个盐湖，而且都比茶卡盐池大。

我们脚下的察尔汗盐湖怎么样呢？

将军说：“据初步勘察，只这一个盐湖，储量就有二百五十亿吨。据说，只柴达木的盐，就可供全世界人口吃一万多年！”

多么吓人的数字！它为我国发展化学工业和各种工农业用盐，储备着多么雄厚的资本！

“这里的盐，挖出来就可以吃。”将军说，“我们有一百多人，现在正在东面开采，明年准备生产十万吨！”

可是，对于察尔汗盐湖来说，只是取了它的一点一滴！

吉普车飞行在盐桥上，飞行在银光璨璨的盐桥上，多么畅快，多么舒心呵！

不一阵，我们到了盐桥的北面，停车在一排窑洞的面前。将军跳下车，和我一起走进窑里。工人们不在家，出工了。昂头看，窑顶奇亮，在裂缝处，盐块闪光。原来，这些窑洞也是用盐箍起来的哩。

盐呵盐，简直是万能的。柴达木，有盐湖，有盐山，有盐路，有盐桥，这里又有盐窑。我想，如果说，柴达木是一个石油的海洋，那么，又可以说是个盐的海洋呵！

我们从察尔汗盐桥上走过来了。

当我回头再望的时候，发现在盐湖的大气里，驶行在盐桥的车辆，犹如鱼龙穿梭。那北去的车队，驾凌在海市蜃楼之上，变成了一个个黑点，渐渐地，越走越高，仿佛冲上了云霄，奔向了南天门。而南来的车队，却仿佛天上的星群，降临在盐桥上，远远地，闪出几十道万丈白光，然而等车驶到跟前，原来是车窗玻璃反射过来的光。这是盐桥上一种奇观哩！

我望着，望着察尔汗盐桥，望着奇特无比的盐桥。我很想歌唱。然而，朋友，让我们首先歌唱修筑盐桥的工人们吧，奇迹是他们创造的！……

1957年9月3日，大柴旦

苏州赋

王 蒙

左边是园，右边是园。

是塔是桥，是寺是河，是诗是画，是石径是帆船是假山。

左边的园修复了，右边的园开放了。有客自海上来，有客自异乡来。塔更挺拔，桥更洗练，寺更幽凝，河更闹热，石径好吟诗，帆船应入画。而重重叠叠的假山，传至今天还要继续传下去的是你的匠心真情。是你的参差坎坷的魅力。

这是苏州。人间天上无双不二的苏州。中国的苏州。

苏州已经建城二千五百年。它已经老态龙钟。无怪乎七年前初次造访的时候它是那样疲劳，那样忧伤，那样强颜欢笑。失修的名胜与失修的城市，以及市民的失修的心灵似乎都在怀疑苏州自身的存在。苏州，还是苏州吗？

苏州终于起步，苏州终于腾飞。为外乡小儿也熟知的江苏四大名旦香雪海冰箱，春花吸尘器，孔雀电视机，长城电风扇全都来自苏州。人们曾经担心工业的浪潮会把苏州的历史文化与生活情趣淹没。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受到了苏州人的关注。还不知道有哪个城市近几年修复了复原了这么多古建筑古园林。在庆祝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的生日的时候，1986年，苏州迎来了再生的青春。一千五百年前的盘门修复了，是全国唯一的精美完整的水陆城门。环秀山庄后面盖起的“革文化之命”的楼房拆除了，秀美的山庄复原，应令她的建造者的在天之灵欣慰，更令今天的游客流连忘返，赞叹不已。戏曲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刺绣博物馆……纷纷建成。寒山寺的钟声悠扬，虎丘塔的雄姿牢固，唐伯虎的新坟落成，苏州又回来了！苏州更加苏州！

当我看到观前街、太监巷前熙熙攘攘的人群，辉煌的彩灯装饰的得月楼、松鹤楼的姿影，看到那些办喜事的新人和他们的亲友，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闻到闻名海内外的苏州佳肴的清香的时候，不禁为她的太平盛景而万分感动。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麻烦、冲撞、紧迫、危机与危机的意识，然而今天的苏州，得来是容易的吗？会有人甘心再失去吗？

不，我不能在苏州停留。她的小巷使我神往，这样的小巷不应该出现在我的脚下而只能出现在陆文夫的小说里，梦里，弹词开篇的歌声里。弹词、苏昆、苏剧、吴语吴歌的珠圆玉润使我迷失，这真怕听这些听久了便不能再听懂别的方言与别的旋律。也许会因此不再喜欢不再会讲已经法定了推广了许多年的普通话——国语。那迷人的庭园，每一棵树与它身后的墙都使我倾倒，使我怀疑苏州人究竟是生活在亚洲、中国、硬邦邦的地球上还是生活在自己营造编织的神话里。这神话的世界比真的世界要小也要美得多。她太小巧，太娇嫩，太优雅，她会使见过严酷的世界，手掌和心上都长着老茧的人不忍得去摸她碰她亲近她。

一双饱经忧患的眼睛见到苏州的园林还能保持自己的威严与老练吗？他会不会觉得应该给自己的眼睛换上纯洁的水晶？他会不会因秀美与巨大这两个审美范畴的撕扯而折裂自己的灵魂？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已经或者正在或者将要可能成为苏州的留园、愚园、拙政园的对立面呢？他会不会产生消灭自己或者消灭苏州这样一种疯狂的奇想呢？

更不要说苏绣乃至苏州的佳肴美点了。看到那一个个刺绣女工的惊人的

技艺和耐心，优雅和美丽，我还能写作和滔滔不绝地发言吗？能不感到不好意思吗？还有勇气或者有涵养去倾听那些一知半解的牛皮清谈、草率无涯的胡说八道吗？在苏州呆久了，还能承受那些乏味、枯燥与粗野的事情吗？

苏州的刺绣，沉静的创造。苏州的菜肴，明亮的喜悦。苏州的歌曲，不设防的温柔。苏州的园林，恬美的诗情。苏州的街道，宁静的幻梦。而苏州的企业和企业家，温雅的外表下包含着洋溢的聪明生气。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怎么留存的？她怎么样经历了那大起大落大轰大嗡多灾多难的时代！

苏州是一种诱惑，是一种挑战，是一种补充。在我们的生活里，苏州式的古老、沉静、温柔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而大言欺世、大闹盗名、大轰趋时的“反苏州”却又太多了。苏州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现实未来的混合体。苏州是一种珍惜，是一种保护，对于一切美善，对于一切建设创造和生活本身的珍惜与保护。也是一种反抗，是对一切恶的破坏的无声的反抗。虽然，恶也是一种时髦，而破坏又常常披上革命的或忽而又披上现代意识的虎皮。我真高兴，七年以后，我有缘再访苏州。我们终于能够平静下来，保护苏州，复原苏州，欣赏苏州，爱恋苏州了。我们终于能珍重苏州的美，开始懂得不应该去做那些亵渎美毁灭美的事情。在历史的惊涛骇浪和汹涌大潮当中，在一个又一个神圣的豪情与偏狂的争闹之中，在不断时髦转眼更替的巨轮与浪头之中，苏州保留下来了，苏州复原了，苏州在发展。苏州是永远的。比许多雷霆万钧的炮声更永远。

西湖月

项冰如

天香桂子落纷纷

西湖与明月，从古以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初唐时，据说诗人宋之问有次游灵隐，夜吟不属。一老僧为之续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宋之问大惊，问其名，不答。第二天再找，老僧已远游而去。识者说老僧即骆宾王。这个故事疑窦颇多，并不可信。但宋之问的诗却是实在的，收在他的集中。诗中有两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说明唐初已有月中桂子落到西子湖畔的传说了。

中唐伟大诗人白居易，曾在杭州为官。8月15日，月明之夜，竟宿在寺中，为了等桂子落下，终夜不眠。他有否看到，我不敢杜撰，但后来诗人一直提到此事，“山寺月中寻桂子”，作为他《忆江南》的名句之一。在《寄韬光禅师》一诗中也有“天香桂子落纷纷”之句，可见白居易当年至少是相信这个传说的。

到宋代，据说是有人亲眼所见，而且描写得十分具体。《西湖游览志余》载：“天圣丁卯（1027年）秋，8月15日，月有浓华，云无纤迹，灵隐寺殿堂左右，天降灵实，其繁如雨，其大如豆，其圆如珠，其色白者、黄者、黑者，壳如黄实，味辛，识者曰：‘此月中桂子也！’”而且还有人将桂子播种，居然成活了25株，移到月桂峰，并将四轩亭，也改为月桂亭。所以天竺一带，桂花特盛。苏东坡也有诗记述此事：“月缺霜浓细蕊干，此花元属桂堂仙，鹫峰子落惊前夜，蟾窟枝空记昔年”。历代的骚人墨客们也留下了不少的题咏。

我当然不相信月中有桂的神话，月中也不可能落下桂子来。但这古老的传说，却不能不令人神往。桂花，现在是杭州市的市花，也是西湖的骄傲。三秋桂子，飘香一湖，吸引着千万中外游人。

我想，这样美丽的传说，是不该让它湮没无闻；这样富有神话色彩，而且与我国古文化有密切联系的山峰、古亭，也该重整旧容，开辟新景的。

月点波心一颗珠

月亮与西湖的缘分，不仅是桂子落湖山的神话，而且是它的清辉映照湖山，使西湖增添了美色。

西湖十景，字字珠玑，几乎无一字雷同。唯一重复的，就是月亮的“月”字，即“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这充分说明了月亮对西湖景色的重要，也说明了西湖人民对月亮的喜爱。每到八月中秋节，平湖秋月一带，几乎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三潭印月四近，轻舟流月，歌声笑语不绝。西湖月，给人们带来多少欢乐和遐思。

古往今来，咏西湖月的诗人可谓多矣。翻翻《西湖志》，至少可抄一大本。就中，我最喜爱的，还是白、苏二位。

“月点波心一颗珠”，是白居易《春题湖上》一诗中的名句。后来诗人的“冰壶深处浴明珠”，“抢得明珠喜不眠”之类，其实都是从这里化出来

的，但都不如这一句那么自然、富有神韵。他答好友元稹的诗中，有一句“月明楼阁在空虚”，也很好。把浴在月光中的西湖景色空明澄澈的感受写出来了，非亲临者，大约是不能写的。

苏东坡是一个西湖迷，他对西湖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他的西湖咏月诗也是如此：“新月生魄迹未安，才破五六渐盈桓，今夜吐艳如半壁，游人得向三更看”。“三更向阑月渐悉，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谁料得？看到苍龙西没时”。他爱西湖月竟到彻夜不眠的地步。甚至，他在离开杭州后，还在词中寄语：“别来相忆，知是何人？有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

即使以爱梅闻名的林和靖先生，对西湖月也感情匪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千古绝唱之中，他将西湖的梅与月，融铸一体，互为补充，创造出美的意境。在这里，梅花与明月，缺一不可。

西湖十景渐渐出名以后，诗人们咏十景之作也多了起来。但应酬唱和者多，真情实感者少。当然也不乏佳制。明代马洪一组《南乡子》中的“月似白莲浮”，想象新奇、形象。张靖之的：“风静片云消，寒波浸凉月；疑有夜吟人，推篷落枫叶”。写西湖秋夜的景色，不落窠臼，境趣高远，有唐诗的风致。

当然，西湖月并非到中秋才美。湖边多柳，“一弯眉月挂柳湾”，别有佳景；站在孤山上，看明月东升，“银汉无声转玉盘”，更令人神清气爽；如若早起，看双峰衔落月，也很赏心悦目。那要看每个人自己的心境兴致而定了。

长桥月，短桥月

听说，上海的男女青年很向往西湖，也很羡慕杭州青年的幸福。这话倒不假，春花秋月之时，上海青年，成双成对，悠游于湖畔的不少，但终究不如杭州青年的方便。下班后工作衣一脱，换上时新的服装，骑上车子，轻松自如地如鸟儿飞在湖光山色之中，该是多么惬意心怀。问问50岁以下的杭州人，除了极少数以外，哪个人的爱情生活不是与西湖，与西湖月连在一起的？

然而，每当漫步湖边，看花前月下，倩影双双，卿卿我我，我却会想起一个凄凉的故事——

南宋淳熙初年，当时西湖的长桥，架于今长桥公园的西侧湖湾之上，是一座美丽的跨虹大桥，不负长桥之名，也是西湖著名风景点之一。桥畔有一酒家的陶姓少女，名师儿，与一位姓王的书生相爱，可是不为家庭和社会所容。对着西湖月，他们流了多少泪，但还是不得不分离。离别前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王生以告别为名，邀师儿游湖。他们将船划到荷花深处。这是他们最后的夜晚，佳肴美酒，无法下咽；明月风荷，无心欣赏。“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月渐西沉，天将破晓，他们对人生已绝望了，就在月亮下沉的一刹，相抱投入水中……

后来，有一位诗人作了一首《霜天晓角》的词来追悼他们：

连环易缺，
难解同心结；
痴绝佳人才子，
情缘重，怕离别。

意切人路绝，
共沉烟水阔；
荡漾香魂何处去？
长桥月，短桥月。

词很有感情，结尾处用两个“月”字，令人浮想联翩。这样的故事，今天也许不会重演。但回忆一下，也不至对幸福的人们太煞风景。幸福毕竟不会从天下掉下来，像“桂子月中落”的神话一样。尝一点苦，反添几分甜。

听说，规划中的长桥公园，拟将长桥恢复旧观，使其名实相符。但愿设计家不要忘却这对古代为了追求爱情和幸福，而在长桥附近牺牲的青年男女。

西湖何时月最明

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似乎已成为千古定评，有人还写了文章，从科学规律来阐明中秋月明的道理。我不大懂科学知识，但在西湖边生活了25年，经验告诉我这个结论并不正确。

几乎是每一个中秋夜，我都到西湖边走走。或三五友朋，湖心流舟，三潭观月；或一二知交，长堤小坐，促膝谈心；甚至单身孤影，徘徊于湖边月下，流连于桂香丛中。月色常常是很好的，但“空水澄鲜一色秋”的景象却不多见。更多的是淡霭轻浮，纤云四卷，平添了几分思人怀远的愁绪。

在我的记忆中，西湖月最明的季节，是冬天。

七八年前，一个寒气袭人的冬夜，我送一位朋友归去。车到少年宫，见月色大好，便不约而同地向孤山飞驰而去。

我们漫步在放鹤亭边的九曲桥上。“万顷寒光一夕铺，冰轮行处片云无”，这时的月光，亮得如同白昼，甚至比白昼还要白，白得带一点淡青色。即使有一枚针落在地上，也决不会找不到的。蓝天上纤云不染，湖面上波平如镜，月光落在地上，真如一层银霜铺地。孤山的腊梅花开了，在月光下通体透明，香溢四近，沁人心脾。四近群山、林木、楼阁、湖水，仿佛在月光下都化作了水晶般莹澈。我们真如置身广寒宫中，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背诵起苏东坡的名句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冷。月光如剑，刺入肌骨，我们不敢久留，但又舍不得离开。便推着车，缓缓地走，翻过锦带桥，穿过白堤，直到断桥顶上，才恋恋不舍地回望了一眼这耀眼的月光，跨上了车子。

这是我记得的西湖月最明亮的一次，也是感受最美的夜晚。但这种美，并非人人都能得到的。

因为，得到美，还需要有像腊梅一样傲霜斗艳的品性和勇气。

清芬浮动莫愁湖

丁 芒

在钟山虎踞、石城龙蟠的南京，莫愁湖亭亭玉立于水西门外，觅渡桥西，清凉山麓，以其纤巧秀丽，给雄伟壮阔的气象，平添了一些柔媚。何况，“乌衣巷口夕阳斜”，秦淮河没有了桨声灯影、六朝粉黛，剩下这半湖烟雨，已足使人流连，如今更是新雨鎏金，时风缀翠，使莫愁湖一洗千年尘封，容光分外焕发。宋以来称莫愁湖为“金陵第一名胜”、“南京第一湖”，清代更列为“金陵四十景之首”。建国之初，我曾慕名来游，只是一湖败荷，两片芦滩，在夕阳斜照下，与几座旧屋相吊而已。怎能和这样的高誉相称呢？而现今游湖归来，给我留下的却是总括了一湖芳菲的玉雕莫愁女的情影。她亭亭玉立，掩映于水光山色之中，给苍莽雄浑的金陵景观，描上了斑斓的色彩，给流连凭吊的怀古幽情，注满了时代的光影。

因此，莫愁湖像一杯芳香四溢的葡萄酒，一直在我心中摇漾。

湖是因人而得名的。清人马士图编纂的《莫愁湖志》和江宁府县志都载明：“三山门外昔有卢莫愁家此，故以名湖”。卢莫愁，就是梁武帝所作《河中之水歌》中所写的洛阳女儿。她13岁能养蚕织绮，并且爱唱歌。当时健康（今南京）有位卢员外，经商路过洛阳，遇莫愁卖身葬父，就把她携回，与自己的儿子成亲，后生一子。不久，边疆发生战事，丈夫戍边多年，“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狂长”（唐沈佺期句），莫愁虽愁苦不堪，仍不断为穷苦人分忧，以自己的积蓄，救乡邻的贫病，却被卢员外诬为盗窃。莫愁不堪凌辱，投石城湖而死。乡人怀念她，就将湖改名莫愁。

这大概是最古老的也是流传最广的关于莫愁的传说了。所以莫愁湖公园中，主要的建筑群，就是郁金堂。“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肖衍这样描写了卢家富丽豪华的堂室。“郁金堂”这名称，都是沈佺期给裁定的：“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这就成了千年定论。当然，沧桑变迁，现在的房子早非旧物，然而轮奂之美，雕刻之精，家具之贵重，恐怕远非当年的郁金堂所及。堂前廊庑环抱，红栏透窗，有绿柳软影隐约摇曳其间。四壁嵌着历代题咏石刻，以《河中之水歌》为首。最令人瞩目的却是莫愁提篮采桑的石刻像，传说是清代一个官吏在此梦见莫愁而画下来刻于石上的。证之《莫愁湖志》，原来这官吏就是湖志的编纂者马士图自己。有一篇《补梦》专记此事，但梦后只写到拈韵赋诗，和六年后与表弟解释梦中莫愁的一段言语，朝莫愁画像焚香再拜的事，大概石刻又在其后了。

最使人流连不已的是回廊环抱的荷池，中有凌波独立的莫愁女玉雕像，据说出自北京一位石雕名家之手，线条柔美流畅，仿佛莫愁刚采桑归来，含笑款款移步，神情飞动，倒影在碧水中摇漾，更增添了栩栩如生的感觉。如果说郁金堂是莫愁湖公园的核心建筑，那么这尊雕像就是灵魂了。她是人们心中美好感情的象征，这一园的湖光山色，不都是她洋溢出来的芳香清韵吗？因为有莫愁女的形象以及对于她的故事，伴随着游人，莫愁湖公园的一花一木，都充满着诗一般的魅力，使人一见倾心，不能忘怀。

园中另一著名的建筑就是胜棋楼了。当然它也有个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做了皇帝，有一天和中山王徐达在这座楼上对弈，朱元璋输了，就把此楼和整个莫愁湖赐给了徐达。我相信这是真事，但不喜欢这个传说。对这

个垄断河山、贪鄙残酷的封建皇帝的虚情笼络手段，何必津津乐道？徐达最后还不是死在他手里的吗？可是胜棋楼还是毁了又起，现在的是清同治十年（1871年）复建的，楼上正中放着一张棋桌，还挂着一幅朱、徐对弈图，和“钟阜开基，石城对弈”的对联，这都是好事者附会的做法，人民可不是“闲坐说玄宗”的白发宫女！

但跟着这个传说而来的，却出现了另一个悲剧气氛更浓的莫愁。莫愁湖既为徐达所有，莫愁就成了他家的婢女。徐达偶尔称赞她眼睛长得好，悍妒的徐夫人就把她双眼挖掉；而现在上演的越剧《莫愁女》，则把挖眼睛的凶手归之于徐达的孙媳。不管是谁，莫愁女总之是被挖了眼，她是夜半在湖心亭自沉了的。《莫愁湖志》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可见这个传说流传不广，或只沉沦于民间，然而却道出了人民对于封建统治者的仇恨，传说把美毁灭了给人看，这悲剧的力量是更能震撼人心的。

相传那座莫愁投湖的湖心亭就在郁金堂西侧，高耸于屋顶上，可以把整个莫愁湖收入眼底。亭子荡漾在粼粼碧波之中，水影映照，晴光闪动，更显得精巧玲珑。每遇淡烟疏雨，恍惚似蓬岛的琼楼玉宇，使人不禁遐想翩翩，风晨月夕，或许竟能看到莫愁临湖徘徊的身影。

莫愁湖中荷花最多，靠近郁金堂西墙一带，一色是田田的翠盖，延伸百米之外。夏天，芙蕖如拳如掌，从碧绿的叶浪中擎出，嫣红一点，含笑却立，露水盈盈，流眄（miàn）顾盼，风吹荷叶如翠裙翻飞，直使人怀疑竟是美的精魂所钟，使一湖莲花都有如许神韵！

一径沿湖西去，过去是一望荒凉的地方，现在赫然罗列了不少亭阁台榭，有荷香水榭、海棠园、露天剧场，待渡亭等等，游廊蜿蜒相接；又堆山筑路，广栽花木，使这片开阔地变得曲径掩映，更多妙趣。这些大多是近几年来构筑的。在三道桥西台坡上，矗立着一座辛亥革命在南京殉难的粤军烈士冢，有孙中山先生手书“建国成仁”的字碑。前几天，我参观孙先生办公室，曾看到几幅当年粤军敢死队攻取南京的照片，炮火烟尘中，雄姿历历，令人心往。莫愁湖畔埋忠骨，想这里的湖光山色、亮雨香风，是足以代表南京人民的深情，朝夕伴随英灵的。

坐待渡亭，或竟泛棹湖中，俯仰自如，北眺石头城，东瞻钟阜，城堞如练，山影欲飞，俯视渡波可以见底，游鱼倏忽来往于白云青天倒影之上，如揽胸前，如围膝下，这种悠然淡远的意趣，能使人忘我。假如穿荷而入，翠叶纷拥，清香浮动，风来时摇曳寻姿，雨打来绿声盈耳，又另有一番诱人的风味。所以前人虽有几副对联说：“越西子溪，蜀薛涛井，古今留胜迹，问何如湖水千秋”、“扁舟载烟雨，问他日嵇山镜水，风光得似此间无？”而清人袁枚更说得直截了当：“欲将西子西湖比，难问烟波判是非，但觉西湖输一着，江帆云外拍云飞。”都把莫愁湖说得比杭州西湖、绍兴镜湖、成都锦江还好，这当然有点溢美，但也可见莫愁湖风光历来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其实，有这样的一条联语却最得我心：

“说甚六朝风景，看楼上湖光山色，竟为谁新？”

湖光山色，只有为人民而新，它才是最美的。

自北宋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中最早定名迄今，莫愁湖究竟用它的湖光山色解除了人民多少忧愁呢？风月虽无价，却从来为统治者所垄断，这不是妄言。也只有今日，风景不殊，举目已有河山之异，莫愁湖才能亭亭玉立于石城之西，以她的清芬雅韵，解人困乏，助人生趣，莫愁湖才庶几乎名副

其实。

富春江之游

杜渐坤

四年前的暮秋，我同十个十数人的参观团，浩浩荡荡，由广州出发。我们的目的，自然不是游富春江，而是瞻仰绍兴鲁迅先生的故居，作为对这位文化巨人的怀念。然而，巧得很，在绍兴游览山水名胜的时候，有一天，从一家书店里，我偶尔买得了一本新版的《郁达夫游记》，在绍兴收得一角灿烂秋色的心，于是又被抹上一笔冷绿的色彩了。并且由此一来，鲁迅先生与郁达夫先生那一段甚密的过从，也便时时涌上脑际，使我面对绍兴的山，就想到富春江的山，涉足绍兴的水，就想到富春江的水，看到绍兴的柏树枫叶，富春江的柏树枫叶也便嚟嚟如在眼前了。因此，一到杭州，三天小住，趁同伴们都联翩的去亲近那艳妆浓抹的西子湖，征得领队同意，我便孤身一人，来到了富阳。

富阳是郁达夫先生的故乡。富阳山水天下名，凡读过《郁达夫游记》的人，我想该是有过卧游之乐的。地当富春江和钱塘江交汇处，据说县治就因此地富庶开阳而名。富阳以下，沃野千里，大江平阔，那江就叫钱塘江了。富阳以上，江流千回百折，两岸群峰夹峙，江天一色，那江则是富春江。而我来到富阳，正是黄昏洇漫的时候。黄昏——他乡日暮，这神秘，这宁静，这天地布下的迷幻的烟景，倘若来到情感丰富的读者眼底，引发出来的，该是多么澎湃的诗情！然而惭愧得很，我不会做诗，不能临风解怀，高喊出几句引人惊叹的激越的诗调。我只一味的踟蹰搓手，唏嘘太息在这山之滨，水之湄。呵，我辜负了这黄金般的时刻了，我无法状写这大地赐我的烟景。我所能记录的，只是一些读者耳熟能详的事情。

登上滨临江边的鹤山吧，那山真像一只临流啄饮的鸛鸟呢！那么俏丽的样子，悄然涉足于水中。山上有春江第一楼，几角飞檐，藏在绿树丛中，据说那是郁达夫先生少年时代常来读书赏景的地方了。飞檐左近，一座小巧简朴的松均别墅，则是郁达夫长兄曼佗先生建来以供晚年居家颐养之所，但曼佗先生未到晚年，便死于日本汉奸暗杀的枪弹下了。他的血衣为当地人民收葬于鹤山之畔。点点白花，像是画家笔下漫不经意洒下的色点，洒在荒草萋萋的土坟头上，那是曼佗先生的衣冠冢。鹤山之巔，有亭翼然，俯瞰浩荡春江，那是“双烈亭”，是人们用以纪念郁达夫和曼佗烈士昆仲之所。亭上一匾，曰“双松挺秀”，则是现代另一文学大家茅盾先生所书。

在双烈亭下，我遇到了一位当地老人，我恭请老人坐下，我给老人敬上一支烟，然后，请他给我讲往事。

是抗日烽火连天的年代吧，身为法官的曼佗先生，把一名汉奸依法判处死刑，这件事被汉奸头子知道了，于是就写来一封恐吓信，内装一枚子弹。恐吓信上说：你不放人，我就派人打死你。但曼佗先生只是冷冷一笑，就挥笔写下遗书，并且从速处决了罪犯。

曼佗先生的遗书是这样写的么？——这些民族败类必须处决，为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我不怕死！

曼佗先生终于被暗杀了，他的热血洒在上海，洒在黄浦滩头。他是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死的！

那么，达夫呢，他的弟弟达夫呢？却是死在抗日烽火即将熄灭的时刻，

死在异国他邦的苏门答腊！

达夫也是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死的。尽管他的思想曾是那样地充满着矛盾，尽管他也有过苦闷、彷徨甚至动摇，不能同伟大的鲁迅先生相比，但他终究走的是爱国之路。

他一生写下了大量的充满爱国热忱的作品，他是一位爱国主义的大作家，就是在被迫隐名埋姓流亡异邦的艰难岁月里，他也从未忘记过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达夫死了，死在遥远的异邦，死在日寇宪兵暗杀的枪弹之下。鹤山之上，也是没有他的葬骨的。

然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人民怀念他，人民心中自有永不磨灭的丰碑高矗着。

在双烈亭下，我默默地握别了老人。我弯腰采撷(xié)一束无名的野花，我把野花呈献于双烈亭下，我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走下山来。

这时暮色已重，富春江侧身隐入了无边的夜暗中，江上唯余渔火点点，秋风瑟瑟。回望古风浓重的富阳市井，万家灯火亮了。

我沿着窄小清静的街巷走去，在灯火阑珊处，我访到了郁达夫先生的故居。

那是一座古老的普通人家的院落。一道高高的围墙，一扇石库门，锁住一院花草。但那花是什么花呢？是玫瑰？芍药？还是兰草？也许都是吧。月色太朦胧了，我看不清。众芳簇拥着一座小楼。

两个孩童拥到跟前来了，温文尔雅，把我引入厅堂，姑娘献茶，小子上楼报信。

我坐在藤椅上，一面品着香茗，一面环顾四壁，四壁皆是字画。

楼上响起了脚步声，主人下来了，是郁达夫先生之子。承他热情相告，我于是知道：二楼靠西一间，便是达夫从前的居室了。在这里，达夫度过了他的童年期和少年期，阅读了上千部古典文学著作。每当手倦抛书，达夫也曾凭窗远望，远望那排闼送春的山影波光。而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日子里，达夫避祸家居，一腔愁肠，两眼彷徨，他那蹒跚的脚步，更是踏遍了富春江两岸的山山水水。

然而富春江，你美丽的山光水色，你众多的名胜古迹，曾是他火样的爱国热忱不至冷却的原因之一么？曾是他虽则苦闷、彷徨，然而终究不至沉沦埋没的原因之一么？

从达夫故居归来，天色变了。秋风凌厉起来，秋树瑟瑟摇晃，秋雨也沙沙的下了。

天亮了，风雨仍不肯止息。从旅馆的楼上往外一望，鹤山已寻不见，楼下的富春江，也只剩得哗哗的水响。

呵，你这讨厌的秋霖呵！

我的心变得铅样沉重起来了。

门开了，有人来，又是郁达夫先生的儿子，而且笑吟吟地，递过一把雨伞来了。

噤噤地走下楼来，在雨地里，撑开伞，很感激地谢过了对方，再望一眼鹤山。呵！我去了，出富阳，过桐庐，直上严滩头的钓鱼台，去找寻郁达夫先生当年的行踪。

汽车冲开风雨前进。天色愈亮了。富春江漂在漫天的迷茫中，隐隐约约

地，有如隔帘相望的一缕青纱。对岸的青山恰是这青纱卷起的余韵。

近边传来舟子的歌唱。我傍车窗向下一望，那渔舟就隐藏在岸边的柏树丛里。柏叶经了秋风，早已染得微红了，柏树的桠杈上挂着累累的金黄的豆荚，似在叙说浙西农村丰收的富足。

又是蓼(li o)花丛藪飘来了，白白的撒在雨幕之上。浅滩滩头，有水鸟点点，给这秋之风景平添了几许风韵。

渐渐地，恍惚谁在天幕上挥臂抹了水淋淋的茶焦色的一笔，远处一片楼房出现了。一问身边乘客，知是桐庐县城。

桐庐，你这古老的县治，你还记得郁达夫先生当年瘦削的样子么？你还记得他当年是怎样夜宿江边旅馆的楼头，并且趁着朦胧的月色，摸到渔梁渡口，叫来船，渡过江，爬上桐君山，去拜会桐君老人的幽居，欣赏江城奇幻的夜色么？

我来不及细想，我下车扑向县城，寻找桐君山。

雨中的桐君山的确静美极了，碧玉堆垒似地浮在富春江上。山上有松有竹，然而最多的是梧桐。梧桐苍劲挺拔，亭亭华盖。高树梢头，有古庙庄严，白塔秀丽。

在桐君山上，我访到了一位旅游办的同志。他给我讲了许多当地的风俗人情，逸闻趣事，我由此知道，这山是以桐君老人而命名的。

老人须发飘飘，谁知何年何代，悄然而至了。他结庐梧桐树下，布衣芒鞋，蓑笠鹤锄，在山上采药炼丹，然后驾一叶扁舟，到市街为百姓治病，百姓送他钱财，他坚辞不受，问他姓名，他也缄口不言。百姓于是指梧桐而名他，以作永久的纪念。

这桐君老人是真有其人还是人们理想的化身呢？主人笑而不答，但我是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的。

车出桐庐，天色傍午了。两岸的青山渐见逼仄，山下的稻田桑圃也渐窄起来了。芦花拥到路边，扫着车身嘭嘭作响。

富春江这时却变得调皮起来，仿佛捉迷藏的小姑娘，忽而回到我们车边，忽而远远地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眼前但见群山汹涌，芦苇乱扫。最后，群峰避易，江流复出，气喘吁吁地，闪着明亮的眸子，跟车跑到七里垅。

在路人热情的指点下，我终于找到了去钓台的渡口，然而，不巧，天下雨，没游人，船工不肯送我上钓台。“行行好吧，”我说，“我是广州来的，太远了，难得来一趟。”船工笑了。

小船离岸前进，我撑着雨伞，站在船头，观赏雨中江景。

万千的雨箭射向江波，水雾茫茫。偶尔有一只水鸟掠过水面，留下“哇——”的一声长鸣。于是秋意愈浓了。迷茫的水雾浮起两岸青山，使人觉得山就在天外。

小船拐过山嘴，钓台出现了。黑苍苍的两个大石垒，高踞于大山之上，下面云雾缭绕，仿佛九天之上的琼台。呵，这钓台，这高入云霄的大石垒，也能钓鱼吗？我笑了。我不知道，东汉时代那位大名鼎鼎的严老先生隐居于此，打的什么主意，而且，我记起来了——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郁达夫先生在他那篇有名的《钓台的春昼》里，对这位干枯苍老得如同丝瓜筋似的严老先生的鬼魂，也是不表敬意的。

小船靠到埠头，有主人殷勤迎迓。他自称是当地退休的公社干部，主动领我上钓台。

石级盘曲而上，夹道有不知名的斑斑点点的野花。芭茅草窸窣窸窣，芭茅后面，松竹重重。

主人告诉我说：这位严老先生和刘秀原是同学，后来刘秀做了光武皇帝，请他入朝做官，他却坚辞不受，跑到这里来隐居垂钓。但刘秀仍然不忘旧友，派人给他送来御米御酒。钓台边上，有一方棋盘石，据说光武皇帝曾千里迢迢来和严老先生在此对弈。

坐台上，想着这位汉代隐者，身著羊皮长袍，饮着御赐美酒，垂钓山巅，我再一次忍俊不禁地笑了。

主人见我哂笑，就指给我隔坳相望的另一座石垒说：“那是西台，是宋代爱国诗人谢翱羽哭祭文天祥的地方。”

哦，我记起来了，在宋末，是有一位名叫谢翱羽的爱国诗人的，我至今还能背诵他那篇有名的《登西台恸哭记》。他是福建人，向怀报国心。元朝行将灭宋的时候，文天祥率兵勤王，于是谢翱羽也散家财募乡兵数百跟从。第二年，文天祥率兵由福建转入江西，屡战失利，谢与文相失散于江西章水之湄。又一年，文兵败被俘，至元十六年，在燕京被害。谢为此常在梦中哭泣。又过三年，谢过姑苏，姑苏是文做过官的地方，于是触景伤怀，哭拜于姑苏山上的夫差台下。又四年，在越王台哭文天祥。五年，哭于西台之上。从此不再远去，死后就葬骨于对岸的严陵村了。

和严老先生相比，这谢翱羽的眼泪该是真诚的吧。他哭的是地方，哭得感人。抚着西台的绿苔苍石，遥想这些往事前尘，我也不觉黯然神伤了。

山后有斑鸠乱啼，村中雄鸡唱晚。时候不早了，我该下山了。

坐船上，钓台离我渐去。但西台仍然映在我心中，台上有一老者，跪拜而哭，击石而歌，四周云雾缭绕，高与天齐。我忽然觉得，那是谢翱羽，也是郁达夫……

庐山面目——庐山游记之一

丰子恺

“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里，犹有六朝僧。”（钱起）这位唐朝诗人教我们“不可登”，我们没有听他的话，竟在两小时内乘汽车登上了匡庐。这两小时内气候由盛夏迅速进入了深秋。上汽车的时候是华氏 95 度（约合摄氏 32°，编者注），在汽车中先藏扇子，后添衣服，下汽车的时候不过 70 几度了（约合摄氏 23°，同前）。赶第三招待所的汽车驶过正街闹市的时候，庐山给我的最初印象竟是桃源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茶馆酒楼，百货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过他们看见了我们没有“乃大惊”，因为上山避暑休养的人很多，招待所满坑满谷，好容易留两个房间给我们住。庐山避暑胜地，果然名不虚传。这一天天气晴朗。凭窗远眺，但见近处古木参天，绿荫蔽日；远处岗峦起伏，白云出没。有时一带树林忽然不见，变成了一片云海；有时一片白云忽然消散，变成了许多楼台。正在凝望之间，一朵白云冉冉而来，钻进了我们的房间里。倘是幽人雅士，一定大开窗户，欢迎它进来共住；但我犹未免为俗人，连忙关窗谢客。我想，庐山真面目的不容易窥见，就为了这些白云在那里作怪。

庐山的名胜古迹很多，据说共有两百多处。但我们十天内游踪所到的地方，主要的就是小天池、花径、天桥、仙人洞、含鄱（bó）口、黄龙潭、乌龙潭等处而已。夏禹治水的时候曾经登大汉阳峰，周朝的匡俗曾经在这里隐居，晋朝的慧远法师曾经在东林寺门口种松树，王羲之曾经在归宗寺洗墨，陶渊明曾经在温泉附近的栗里村住家，李白曾经在五老峰下读书，白居易曾经在花径咏桃花，朱熹曾经在白鹿洞讲学，王阳明曾经在舍身岩散步，朱元璋和陈友谅曾经在天桥作战……古迹不可胜计。然而凭吊也颇伤脑筋，况且我又不是诗人，这些古迹不能激发我的灵感，跑去访寻也是枉然，所以除了乘便之外，大都没有专诚拜访。有时我的太太跟着孩子们去寻幽探险了，我独自高卧在海拔 1500 公尺的山楼上看看庐山风景照片和导游之类的书，山光照槛，云树满窗，尘嚣绝迹，凉生枕簟，倒是真正的避暑。我看到天桥的照片，游兴发动起来，有一天就跟着孩子们去寻访。爬上断崖去的时候，一位挂着南京大学徽章的教授告诉我：“上面路很难走，老先生不必去吧。天桥的那条石头大概已经跌落，就只是这么一个断崖。”我抬头一看，果然和照片中所见不同：照片上是两个断崖相对，右面的断崖上伸出一根大石条来，伸向左面的断崖，但是没有达到，相距数尺，仿佛一脚可以跨过似的。然而实景中并没有石条，只是相距若干丈的两个断崖，我们所登的便是左面的断崖。我想：这地方叫做天桥，大概那根石条就是桥，如今桥已经跌落了。我们在断崖上坐看云起，卧听鸟鸣，又拍了几张照片，逍遥地步行回寓。晚餐的时候，我向管理局的同志探问这条桥何时跌落，他回答我说，本来没有桥，那相照是从某角度望去所见的光景。啊，我恍然大悟了：那位南京大学教授和我谈话的地方，即离开左面的断崖数十丈的地方，我的确看到有一根不很大的石条伸出在空中，照相镜头放在石条附近适当的地方，透视法就把石条和断崖之间的距离取消，拍下来的就是我所欣赏的照片。我略感不快，仿佛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广告的当。然而就照相术而论，我不能说它虚伪，只是“太”巧妙了些。天桥这个名字也古怪，没有桥为什么叫天桥？

含鄱口左望扬子江，右瞰鄱阳湖，天下壮观，不可不看。有一天我们果然爬上了最高峰的亭子里。然而白云作怪，密密层层地遮盖了江和湖，不肯给我们看。我们在亭子里吃茶，等候了好久，白云始终不散，望下去白茫茫的，一无所见。这时候有一个人手里拿一把芭蕉扇，走进亭子来。他听见我们五个人讲土白，就和我招呼，说是同乡。原来他是湖州人，我们石门湾靠近湖州边界，语音相似。我们就用土白同他谈起天来。土白实在痛快，个个字入木三分，极细致的思想感情也充分表达得出。这位湖州客也实在不俗，句句话都动听。他说他住在上海，到汉口去望儿子，归途在九江上岸，乘便一游庐山。我问他为什么带芭蕉扇，他回答说，这东西妙用无穷：热的时候扇风，太阳大的时候遮阴，下雨的时候代伞，休息的时候当坐垫，这好比济公活佛的芭蕉扇。因此后来我们谈起他的时候就称他为“济公活佛”。互相叙述游览经过的时候，他说他昨天上午才上山，知道正街上的馆子规定时间卖饭票，他就在11点钟先买了饭票，然后买一瓶酒，跑到小天池，在革命烈士墓前奠了酒，游览了一番，然后拿了酒瓶回到馆子里来吃午饭，这顿午饭吃得真开心。这番话我也听得真开心。白云只管把扬子江和鄱阳湖封锁，死不肯给我们看。时候不早，汽车在山下等候，我们只得别了济公活佛回招待所去。此后济公活佛就变成了我们的谈话资料。姓名地址都没有问，再见的希望绝少，我们已经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看待了。谁知天地之间事有凑巧：几天之后我们下山，在九江的浔庐餐厅吃饭的时候，济公活佛忽然又拿着芭蕉扇出现了。原来他也在九江候船返沪。我们又互相叙述别后游览经过。此公单枪匹马，深入不毛，所到的地方比我们多得多。我只记得他说有一次独自走到一个古塔的顶上，那里面跳出一只黄鼠狼来，他打湖州白说：“渠被吾吓了一吓，吾也被渠吓了一吓！”我觉得这简直是诗，不过没有叶韵。宋杨万里诗云：“意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亦惊。”岂不就是这种体验吗？现在有些白话诗不讲叶韵，就把白话写成每句一行，一个“但”字占一行，一个“不”也占一行，内容不知道说些什么，我真不懂。这时候我想：倘能说得像我们的济公活佛那样富有诗趣，不叶韵倒也没有什么。

在九江的浔庐餐厅吃饭，似乎同在上海差不多。山上的吃饭情况就不同：我们住的第三招待所离开正街有三四里路，四周毫无供给，吃饭势必包在招待所里。价钱很便宜，饭菜也很丰富。只是听凭配给，不能点菜，而且吃饭时间限定。原来这不是菜馆，是一个膳堂，仿佛学校的饭厅。我有40年不过饭厅生活了，颇有返老还童之感。跑三四里路，正街上有一所菜馆。然而这菜馆也限定时间，而且供应量有限，若非趁早买票，难免枵腹游山。我们在轮船里的时候，吃饭分五六班，每班限定20分钟，必须预先买票。膳厅里写明请勿喝酒。有一个乘客说：“吃饭是一件任务。”我想：轮船里地方小，人多，倒也难怪；山上游览之区，饮食一定便当。岂知山上的菜馆不见得比轮船里好些。我很希望下年这种办法加以改善。为什么呢，这到底是游览之区！并不是学校或学习班！人们长年劳动，难得游山玩水，游兴好的时候难免把吃饭延迟些，跑得肚饥的时候难免想吃些点心。名胜之区的饮食供应倘能满足游客的愿望，使大家能够畅游，岂不是美上加美呢？然而庐山给我的总是好感，在饮食方面也有好感：青岛啤酒开瓶的时候，白沫四散喷射，飞溅到几尺之外。我想，我在上海一向喝光明啤酒，原来青岛啤酒气足得多。回家赶快去买青岛啤酒，岂知开出来同光明啤酒一样，并无白沫飞溅。啊，原来是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气压的关系！庐山上的啤酒真好！

湘行二记

汪曾祺

桃花源记

汽车开进桃花源，车中一眼看见一棵桃树上还开着花，只有一枝，四五朵，通红的，如同胭脂。十一月天气，还开桃花！这四五朵红花似乎想努力地证明：这里确实是桃花源。

有一位原来也想和我们一同来看看桃花源的同志，听说这个桃花源是假的，就没有多大兴趣，不来了。这位同志真是太天真了。桃花源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桃花源记》是一篇寓言。中国有几处桃花源，都是后人根据《桃花源诗并记》附会出来的。先有《桃花源记》，然后有桃花源。不过如果要在国内选举出一个桃花源，这一个应该有优先权。这个桃花源在湖南桃源县，桃源旧属武陵。而且这里有一条小溪，直通沅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不是这样说的么：“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刚放下旅行包，文化局的同志就来招呼去吃擂茶。耳闻擂茶之名久矣，此来一半为擂茶，没想到下车后第一个节目便是吃擂茶，当然很高兴。茶叶、老姜、芝麻，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杂木做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吃擂茶时还要摆出十几个碟子，里面装的是炒米、炒黄豆、炒绿豆、炒包谷、炒花生、砂炒红薯片、油炸锅巴、泡菜、酸辣蕪(jiào)头……边喝边吃。擂茶别具风味，连喝几碗，浑身舒服。佐茶的茶食也都很好吃，蕪头尤其好。我吃过的蕪头多矣，江西的、湖北的、四川的……但都不如这里的又酸又甜又辣，桃源蕪头滋味之浓，实为天下冠。桃源人都爱喝擂茶。有的农民家，夏天中午不吃饭，就是喝一顿擂茶。问起擂茶的来历，说是：诸葛亮带兵到这里，士兵得了瘟疫，遍请名医，医治无效，有一个老婆婆说：“我会治！”她熬了几大锅擂茶，说：“喝吧！”士兵喝了擂茶，都好了。这种说法当然也只好姑妄听之。诸葛亮有没有带兵到过桃花源，无可稽考。根据印象，这一带在三国时应是吴国的地方，若说是鲁肃或周瑜的兵，还差不多。我总怀疑，这种喝茶法是宋代传下来的。《都城纪胜·茶坊》载：“冬天兼卖擂茶”。《梦粱录·茶肆》条载：“冬月添卖七宝擂茶”。有一本书载：“杭州人一天吃三十丈木头”，指的是每天消耗的“擂槌”的表层木质。“擂槌”大概就是桃源人所说的擂棒。“一天吃三十丈木头”，形容杭州人口之多。

擂槌可以擂别的东西，当然也可以擂茶。“擂”这个字是从宋代沿用下来的。“擂”者，擂而细之之谓也，跟擂鼓的擂不是一个意思。茶里放姜，见于《水浒传》，王婆家就有这种茶卖，《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写道：“便浓浓的点两盏姜茶，将来放在桌子上”。从字面看，这种茶里有茶叶，有姜，至于还放不放别的什么，只好阙闻了。反正，王婆所卖之茶与桃源擂茶有某种渊源，是可以肯定的。湖南省不少地方喝“芝麻豆子茶”，即在茶里放入炒熟且碾碎的芝麻、黄豆、花生，也有放姜的，好像不加盐，茶叶则是整的，并不擂细，而且喝干了茶水还把叶子捞出来放进嘴里嚼嚼吃了，这可以说是擂茶的嫡堂兄弟。湖南人爱吃姜。十多年前在醴陵、浏阳一带旅行，公共汽车一到站，就有人托了一个磁盘，里面装的是插在牙签上的切得薄薄的姜片，

一根牙签上插五六片，卖与过客。本地人掏出角把钱，买得几串，就坐在车里吃起来，像吃水果似的。大概楚地卑湿，故湘人保存了不撤姜食的习惯。生姜、茶叶可以治疗某些外感，是一般的本草书上都讲过的。北方的农村也有把茶叶、芝麻一同放在嘴里生嚼用来发汗的偏方。因此，说擂茶最初起于医治兵士的时症，不为无因。

上午在山上桃花观里看了看。进门是一正殿，往后高处是“古隐君子之堂”。两侧各有一座楼，一名“蹑风”，用陶渊明“愿言蹑轻风”诗意；一名“玩月”，用刘禹锡故实。楼皆三面开窗，后为墙壁，颇小巧，不俗气。观里的建筑都不甚高大，疏疏朗朗，虽为道观，却无甚道士气，既没有一气三清的坐像，也没有伸着手掌放掌心雷降妖的张天师。楹联颇多，联语多隐括《桃花源记》词句，也与道教无关。这些联匾在十年动乱中由一看山的老人摘下藏了起来，没有交给破四旧的红卫兵，故能完整地重新挂出来，也算万幸了。

下午下山，去钻了“秦人洞”。洞口倒是有点像《桃花源记》所写的那样，“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洞里有小小流水，深不过人脚面，然而源源不竭，蜿蜒流至山下。走了几十步，豁然开朗了，但并不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后面有一点平地，也有一块稻田，田中插一木牌，写着：“千丘田”，实际上只有两间房子那样大，是特意开出来种了稻子应景的。有两个水池子，山上有一个擂茶馆，再后就又是山了。如此而已。因此不少人来看了，都觉得失望，说是“不像”。这些同志也真是天真。他们大概还想遇见几个避乱的秦人，请到家里，设酒杀鸡来招待他一番，这才满意。

看了秦人洞，便向路下山。山下有方竹亭，亭极古拙，四面有门而无窗，墙甚厚，拱顶，无梁柱，云是明代所筑，似可信。亭后旧有方竹，为国民党的兵砍尽。竹子这个东西，每隔三年，须删砍一次，不则挤死；然亦不能砍尽，砍尽则不复长。现在方竹亭后仍有一丛细竹，导游的说明牌上说：这种竹子看起来是圆的，摸起来是方的。摸了摸，似乎有点楞。但一切竹竿似皆不尽浑圆，这一丛细竹是补种来应景的，和我在成都薛涛井旁所见方竹不同，——那是真正的“角四方”的。方竹亭前原来有很多碑，十年动乱中都被红卫兵砸碎了，剩下一些石头乌龟昂着头空空地坐在那里。据说有一块明朝的碑，字写得很好，不知还能不能找到拓本。

旧的碑毁掉了，新的碑正在造出来。就在碎碑残骸不远处，有几个石工正在丁丁地斫（zhuó）治。一个小伙子在一块桃源石的巨碑上洒了水，用一块油石在慢慢地磨着。碑石绿如艾叶，很好看。桃源石很硬，磨起来很不容易。问：“磨这样一块碑得用多少工？”——“好多工啊？哪晓得呢！反正磨光了算！”这回答真有点无怀氏之民的风度。

晚饭后，管理处的同志摆出了纸墨笔砚，请求写几个字，把上午吃擂茶时想出的四句诗写给了他们：

红桃曾照秦时月，
黄菊重开陶令花。
大乱十年成一梦，
与君安坐吃擂茶。

晚宿观旁的小招待所，栏杆外面，竹树森然，极为幽静。桃花源虽无真正的方竹，但别的竹子都可看。竹子都长得很高，节子也长，竹叶细碎，姗姗可爱，真是所谓修竹。树都不粗壮，而都甚高。大概树都是从谷底长上来的，为了够得着日光，就把自己拉长了。竹叶间有小鸟穿来穿去，绿如竹叶，才一寸多长。

修竹姗姗节子长，
山中高树已经霜。
经霜竹子皆无语，
小鸟啾啾为谁忙？

晨起，至桃花观门外闲眺，下起了小雨。

山下鸡鸣相应答，
林间鸟语自高低。
芭蕉叶响知来雨，
已觉清流涨小溪。

作了一日武陵人，临去，看那个小伙子磨的石碑，似乎进展不大。门口的桃花还在开着。

岳阳楼记

岳阳楼值得一看。

长江三胜，滕王阁、黄鹤楼都没有了，就剩下这座岳阳楼了。

岳阳楼最初是唐开元中中书令张说所建，但在一般中国人印象里，它是滕子京建的。滕子京之所以出名，是由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国过去的读书人很少没有读过《岳阳楼记》的。《岳阳楼记》一开头就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虽然范记写得很清楚，滕子京不过是“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然而大家不甚注意，总以为这是滕子京建的。岳阳楼和滕子京这个名字分不开了。滕子京一生做过什么事，大家不去理会，只知道他修建了岳阳楼，好像他这辈子就做了这一件事。滕子京因为岳阳楼而不朽，而岳阳楼又因为范仲淹的一记而不朽。若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会有那么多人知道岳阳楼，有那么多人对它向往。《岳阳楼记》通篇写得很好，而尤其为人传诵者，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可以这样说：岳阳楼是由于这两句名言而名闻天下的。这大概是滕子京始料所不及，亦为范仲淹始料所不及。这位“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范老子的事迹大家也多不甚了了，他流传后世的，除了几首词，最突出的，便是一篇《岳阳楼记》和《记》里的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哺育了很多后代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品德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呜呼，立言的价值之重且大矣，可不慎哉！

写这篇《记》的时候，范仲淹不在岳阳，他被贬在邓州，即今延安，而且听说他根本就没有到过岳阳，《记》中对岳阳楼四周景色的描写，完全出

诸想象。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他没有到过岳阳，可是比许多久住岳阳的人看到的还要真切。岳阳的景色是想象的，但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却是久经考虑，出于胸臆的，真实的、深刻的。看来一篇文章最重要的是思想。有了独特的思想，才能调动想象，才能把在别处所得到的印象概括集中起来。范仲淹虽可能没有看到过洞庭湖，但是他看到过很多巨浸大泽。他是吴县人，太湖是一定看过的。我很怀疑他对洞庭湖的描写，有些是从太湖印象中借用过来的。

现在的岳阳楼早已不是滕子京重修的了。这座楼烧掉了几次。据《巴陵县志》载：岳阳楼在明崇祯十二年毁于火，推官陶宗孔重建。清顺治十四年又毁于火，康熙二十二年由知府李遇时、知县赵士珩捐资重建。康熙二十七年又毁于火，直到乾隆五年由总督班第集资修复。因此范记所云“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已不可见。现在楼上刻在檀木屏上的《岳阳楼记》系张照所书，楼里的大部分楹联是到处写字的“道州何绍基”写的，张、何皆乾隆间人。但是人们还相信这是滕子京修的那座楼，因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实在太深入人心了。也很可能，后来两次修复，都还保存了滕楼的旧样。九百多年前的规模格局，至今犹能得其仿佛，斯可贵矣。

我在别处没有看见过一个像岳阳楼这样的建筑。全楼为四柱、三层、盔顶的纯木结构。主楼3层，高15米，中间以四根楠木巨柱从地到顶承荷全楼大部分重力，再用12根宝柱作为内围，外围绕以12根檐柱，彼此牵制，结为整体。全楼纯用木料构成，逗缝对榫，没用一钉一铆，一块砖石。楼的结构精巧，但是看起来端庄浑厚，落落大方，没有搔首弄姿的小家气，在烟波浩淼的洞庭湖上很压得住，很有气魄。

岳阳楼本身很美，尤其美的是它所占的地势。“滕王高阁临江渚”，看来和长江是有一段距离的。黄鹤楼在蛇山上，晴川历历，芳草萋萋，宜俯瞰，宜远眺，楼在江之上，江之外，江自江、楼自楼。岳阳楼则好像直接从洞庭湖里长出来的。楼在岳阳西门之上，城门口即是洞庭湖。伏在楼外女墙上，好像洞庭湖就在脚底，丢一个石子，就能听见水响。楼与湖是一整体。没有洞庭湖，岳阳楼不成其为岳阳楼；没有岳阳楼，洞庭湖也就不成其为洞庭湖了。站在岳阳楼上，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湖中帆船来往。渔歌互答，可以扬声与舟中人说话；同时又可远看浩浩荡荡，横无际涯，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湖水，远近咸宜，皆可悦目。“气吞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并非虚语。

我们登岳阳楼那天下雨，游人不多。有三四级风，洞庭湖里的浪不大，没有起白花。本地人说不起白花的是“波”，起白花的是“涌”。“波”和“涌”有这样的区别，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可以增加对于“洞庭波涌连天雪”的一点新的理解。

夜读《岳阳楼诗词选》。读多了，有千篇一律之感。最有气魄的还是孟浩然的那一联，和杜甫的“吴楚东南坼（chè），乾坤日夜浮”。刘禹锡的“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化大境界为小景，另辟蹊径。许棠因为《洞庭》一诗，当时号称“许洞庭”，但“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只是工巧而已。滕子京的《临江仙》把“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整句地搬了进来，未免过于省事！吕洞宾的绝句：“朝游岳鄂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很有点仙气，但我怀疑这是伪造的（清人陈玉垣《岳阳梦》诗有句云：“堪惜忠魂无处奠，却教羽客踞华楹”，他主张岳阳楼上当奉屈左徒为宗主，把楼上的吕洞宾的塑像请出

去，我准备投他一票)。写得最美的，还是屈大夫的“嫋(ni o)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两句话，把洞庭湖就写完了！

山奇水秀洞玲珑

紫 风

阔别桂林 36 年之后，我像一只迟归的燕子般，又飞回了这个曾经度过我青春年代和经历过战火考验的城市。

当我从飞机的舷窗俯望，在白浪翻滚的云海下面，偶然发现了几点尖顶子的石峰，我的心情开始快活起来了。这是别处所无而桂林独有的石峰。它不一定很高很大，更不是连绵起伏，而是突兀峥嵘、拔地而起，属于山的家族另一支派。一看到这种山势，就知道桂林快到了。果然，在偶尔飘来的几缕云絮擦过舷窗，使一切变得朦胧之后，突然，一幅我所熟悉的桂林山水图景，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只见四周依然青峰环立，一条碧绿的漓水摇曳多姿地流过城市的中心，在阳光的映照下它时而闪着金光，时而镀上银彩；在没有光照的一段，又澄清皎洁得似一块透明的绿玻璃，几乎把江底的沙石都露出来了。

被称为“南天一柱”的独秀峰，也依然以刺破蓝空、直插九霄的英雄气概，闯入我们的眼帘。只是昔日那报警的灯笼早已放下了。如今，那挂过灯笼的峰顶披满绚丽的朝晖，簇拥着红霞朵朵，它使我想起一个手捧鲜花的战士雄姿……

我曾经不止一次浮思遐想过：经过兵燹（xi n）和火劫后的桂林会变成怎么样，还能认识么？看来我的想法太幼稚了：桂林的江山无恙，桂林的街道方向仍然和当年相同，只是所有的建筑都已改观，我甚至再也无法找到自己的旧居了。

榕湖和杉湖在历尽沧桑之后，倒出落得更妩媚，俨然是这个城市的一双美丽的眼睛，不时向行人流波送盼。湖畔那葱茏的花木，恰似长而浓密的睫毛，把这双美目映衬得分外迷人。

走在桂林的街道上，我有一种又熟识又陌生的感觉。特别在这初秋时节，蜜味的柚子和鲜甜的荸荠正在上市，小贩不时沿街叫卖：“买荸荠咯，又大又甜的荸荠咯！”那有板有眼的腔调，更唤起我鲜明的记忆。只是不少地方变了模样，使我在熟识中又感到几分生疏。

我就是带着这种复杂的感情，登临漓江旁边的叠彩山，重访江东的七星岩和跨进西北郊的芦笛岩的。

我还不知道叠彩山是这样美，也许在桂林的那几年从来没有来过吧，也许当时灾难的阴霾（mái）遮住了它的绝代姿容吧。瞧，那层层横断的石山，就似一匹匹闪光的彩缎，砌满了整座大山。从山脚下望上去，就是一幅幅从天上垂下来的七彩画卷。生长于悬崖峭壁间，破石而出的奇株古树，又给这画卷添上无限生机。走在登山的路上，有如步步踏入锦绣之中。而当你喘着气、淌着汗，攀上山顶的瞬间，明月峰头、拿云亭下有一个奇妙的境界在等候勇于攀登的人们。

蔚蓝色的天宇下，整个桂林连同它的大街小巷、路柳庭花都呈现在眼底。干丘万壑像海浪般从远处奔涌而来。远山淡得像云，有的就似画家用淡淡的墨水在灰蓝色的纸上抹过一样：有的为薄雾所缭绕，也分不清哪些是山，哪些是云，只觉得又是山，又是云。近的山则出现各种奇特的姿态和形状，它们或是神态凝重如长者的老人山，或是两只雄鸡相斗似的金鸡山。著名的象

鼻山则恰似一头活生生的巨象，把长长的鼻管伸入江中吸水。

站在明月峰顶远眺，狂风把我们的衣襟吹得似风帆般饱满，一股对于祖国山河的热爱骤然涌上心头。我不禁想起历代为守土抗敌而溅洒热血的忠烈。南明时，在桂林抗清的民族英雄瞿式耜、张同敞，三百多年前就是在叠彩山下慷慨就义的。叠彩门前，至今还矗立着他们的成仁碑。门右的仰止堂，刻着他们的遗像和狱中唱和诗集《浩气吟》。世代的人们经过这里，都不禁要放缓了脚步，低低地弯下腰来致意。1963年，郭老南来时，曾吟诗赞赏，内有“万人齐仰止，千古整冠裳”的句子。……再想到我们这个时代，为抗日救亡，为推翻三座大山、解放祖国大地而出生死入革命的革命者，就更多了。也是1963年，以80高龄登上明月峰的朱老总和徐特立同志，就是这一代战斗者的先驱。他们在明月峰顶刻下的唱和诗句，也不啻是一曲雄壮的进军号。

临别时，我再回望叠彩山一眼，这座堆满绫罗的山头由于浇过壮士的热血，又铭刻着革命者的豪言，在瑰奇中又显出一种刚毅、峭拔的姿态，和一柱擎天的独秀峰一样，给人以深沉的激励。

沿着江边走，跨过解放桥，再东行，就是七星公园。

七星公园以七座山峰形似北斗而得名。北四峰属于普陀山，南三峰属于月牙山。七星岩就是千万年来安静地隐藏在普陀山底下的一个深深的岩洞。

沿着左旋右转的石级，逐步离开繁嚣的地面，下探地下层的秘密，首先见到的是一个明亮宽敞的洞厅，上面刻着“第一洞天”四个大字。我记得过去避空袭时也到过这里，但那是愁云密布的地下洞。现在它却像一面明镜拂去灰尘，吐出了光华，四面的石壁和洞顶现出各种生动的画面：一条巨大的金鲤鱼，从洞内向海天飞跃，一棵亭亭如伞的顶天古榕，伸出苍劲的枝干，似乎向来客举手欢迎。我们正要走入一个狭小幽暗的洞口，一道电筒光亮起来了，一个柔和悦耳的声音响起来：

“请看看这只小白兔吧，因为过去游人打火把照路，把它熏成小黑兔了。”

原来，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一位梳着双辮，穿着厚外套的导游员已经站在我们身边。

再通过一道光洁的、地面上像砌满了云片似的走廊。导游员告诉我们，这就是著名的白玉走廊，也是诗人袁枚所描写的“以云作地石作天”的地方了。她用力踩着地面，耳边不断传来沉重的鼓声，使人浮想到古老的战场。后来，我才知道这里的地质特别簿，是地下河的中层和下层交界处。

人们说，亿万年前，桂林原来是一片汪洋大海，这里的石山原是海底沉积的石灰岩，这里的岩洞其实是地下河中层的一段。由于地壳变动，地下河上升地面而形成岩洞，这已经是一百多万年前的事了。

民间传说，这里是上界真仙出没的所在。宋代尹穉的《仙迹记》，就写一个名叫郑冠卿的人，有一次进洞遇见日华、月华两位神仙，还在一起喝酒呢。传说中，还有一位徐霞客式的人物，有一次从洞底涉水前进，越走越深，结果走到漓江河床之下，听到了头顶上有奔流的水响和欸乃的桨声。我年轻时也听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人在云南的抚仙湖放下一双有特征的鸭子，后来却在七星岩的深潭里找到了……这些故事也许荒诞，可都是美丽动人的，只是美不过洞中那出神入化、姿态万千的钟乳石。

这里瓜果满地、金谷成山、石幔半垂、石笋茁起、石柱兀立……在不断变化的彩色灯光下，时而出现苍山、云海、夕照。在烟雾迷茫处，有若远若

近的仙岛，似有似无的神仙鬼怪……突然，一股水晶般透明的河流汨汨流过了，现代的地下河向我们露出它俊俏的面影。我们正在向它凝视的当儿，一道微拱的长桥不知什么时候已伸到脚下来。导游员介绍：

“隔着银河相望的牛郎织女，每年七夕就是借着这道‘鹊桥’相会的。”只是不知天上的鹊桥什么时候搬到洞中来了呢。

过了桥，一座擎天石柱林立、石莲含苞吐蕊的宫苑出现眼前，导游员笑着指点那是女蜗氏的宫殿，这位神通广大的热情女神就在这里把天柱连接起来，炼石补好苍天的。

“女蜗氏呢？”有人问。

“她云游采石去了。”导游员回答。

在高高石台上，还响着刘三姐高遏行云的歌声。但是刘三姐，据说和她的爱人白马郎打柴去了。

有不少地方，洞顶上垂下钟乳石，和地上茁生出来的石笋快要连接在一起，只差一两个厘米。有人好奇地问道：

“什么时候可以连接起来呢？”

“一百年后吧。”导游员说，“科学记载它们的增长速度是一百年长一厘米。到时请你们记得再来游览啊！”

“好嘛，到时仍然要请你来当我们的导游员呢！”

在大家的会心微笑中，我看那些石笋们仿佛又长高了一点点儿。

我们的脚步不断移动，美景无尽地涌来，眼睛忙得不可开交，终于又踏着蒙蒙的青雾，恍如插上神奇的翅膀，“飞”上了碧落虚空、幻象无穷的“南天门”。在这里，人们可以解除一切羁绊，让想象的野马奔驰：你说有山，那里就有各种形状的山，气势磅礴的摩天岭和蜿蜒起伏的群峰；说有水，就有奔腾的海和静静地流过的河；说有树，就有树，树上还有飞鸟；说有桥，就有桥，桥上还有行人……你想有什么就有什么，人成了万物的创造主，并且和万物融化在一起了。

最后的一个洞厅里，一个盛在石盘上、传说为三千年一熟的蟠桃在送别客人。

我们没有遇见日华、月华两位神仙，但却曾浮游太空、闯入过人间的仙境，领略了宇宙的奇观，在记忆中留下闪光的珠串。

第二天，我们进入了桂林西北部和七星岩遥遥相对的芦笛岩。

如果说，七星岩已经摇身变为人间的仙境，我们在那里享受够了诗意和美感；那么，1962年才开放的芦笛岩，可以比作一本充满奇情、惊险的古代小说，翻开每一页，都叫人拍案称奇。

这部大自然的杰作，深深埋藏在光明山的腹部，已经过了千万年。洞口外面长着一种可做笛子的芦荻草，牧童常常吹着笛子，唱着山歌，蹦跳来去，岩洞也因此得名。

现在，让我们一起翻开它古老的、奇特的扉页吧：

斜开在半山腰上的洞口又狭又小，外貌不扬。如果一路吹着笛子走进，真有点像古代的探险者了。但一进入洞内，你就会为一种神秘的光流所震慑。仔细瞧时，原来是岩壁上正升起一抹炫目的玫瑰色的朝霞，一头雄狮领着一群稚气的小狮在森林里游戏，也许在“把守”着洞府的大门吧。但它们也像童话里的神狮一样，并不为难生客。我们就大大方方地在它们面前走过。

进入一重重洞门，穿过无数玉砌瑶阶、雕镂柱石的崇楼高阁，恍若漫步

于古罗马的艺术宫殿，又宛似在秦代的阿房宫里流连。头上是平坦润滑、赛如白玉砌成的天幕，四面是高大的圆柱和曲径回廊。侧耳细听，犹闻轻歌曼舞般的回响。跟着，一幅幅雄奇壮丽的景象在眼前展开：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一望无际的田畴、原野，山环水绕的山城远景……还有，挂着琉璃宫灯的华丽厅堂，似乎刚刚酒阑人散，仍然留下衣香鬓影。无数乳白色或淡金色的石幔如丝绸一般，有的半卷，有的从洞顶低垂在地。有的斜斜披在山上，似一匹瀑布般沿着悬崖飞泻而下。如果重重敲击，就会迸发出雷霆滚地似的巨响。有的像圆形而有皱折的罗帐，薄得像轻纱一样透明，轻轻一敲，会发出牙琴一样的音韵。在一道罗帐后面，还隐约可以看到传说中的睡美人，正在做着千年不醒的甜梦哩。

这里也像七星岩一样，五谷丰登，瓜果满园，还有珊瑚海花、灵芝仙草，不同的是色彩更加璀璨迷人：或红艳如旭日，或淡雅如晓月，或闪烁如云霞……放眼望过去，处处都是奇珍异宝，锦绣绫罗，五彩缤纷，使人眼花缭乱。真像那一代的侠盗或巨魔把全世界的黄金、美玉、宝石、珍珠、水晶、玛瑙都偷到这里来了。自然，这都是那“万能的魔术师”——钟乳石组成的幻境。它使得我们在七星岩中所惊叹的瑰奇，相形之下又多么平凡！芦笛岩虽然 1962 年才正式开放，但唐代已有人来游览过，是当地群众避乱的“桃源”，传说古代有一位诗人，窥见了洞中奇境，苦思不出传神的佳句，竟抑郁而死，化为石头。月白风清之夜，幽魂仍常常绕洞叹息。这是个怎样哀艳的故事啊！

从进洞到出洞，走了两个多钟头，一串串惊叹号从心底下冒起，耳边没有停止过啧啧的赞美声。常常在一分钟前激赏的，一分钟后又觉得平淡了。当我们从最后一个洞口出来时，又一头威猛的雄狮拦在路边，吓人一跳，它的头高高昂起来，身躯向前微倾，但眼光温和，并无恶意，倒像特地跑来和我们珍重道别的样子。——好吧。这本惊险小说就读到这里了。

啊，美丽的桂林，真是山奇、水秀、洞玲珑！

这些地方为什么过去黯然失色，现在却大放光辉？人们在赞赏之余，应该怎样来加以爱护、减少污染、防止破坏，更好地建设，不致辜负这片名山胜景？……这些问题，我就不多说了，让聪明的读者们自己去回答吧。

